

##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

經名：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八卷，北宋張伯端撰，南宋翁葆光注，元戴起宗疏。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目 錄

悟真篇註疏序

悟真篇註序

悟真篇序

卷一

七言四韻

卷二

卷三

五言四韻一首

卷四

絕句六十四首

卷五

內外藥

卷六

卷七

西江月十二首

卷八

讀周易參同契

贈白龍洞劉道人歌

石橋歌

絕句

西江月

悟真篇后序

《悟真篇》分性命為二宗，訓人各進，分內外為二藥，訓人同進，實為千古丹經之祖。垂世立教，可與《周易參同契》並傳不朽。自葉文叔未註之前，道傳於師，無註其義者。自葉文叔既註之後，人晦於道，無辨其錯者。予所見數十家註，皆以獨修偏解，或以旁衛妄箋。致使金丹大道，世不得聞，茫然無蹊徑以入其門奧，而師傳亦殆絕。既絕於師，則從何聞焉？是以能聞者寡人，安有能行之者乎？世傳紫賢所註，徒以真人的傳而珍其文，亦不知世人竊翁葆光之註，易為道光之註，予詳辯於篇末矣。無名子亦真人的派，昔於乾道癸巳見文叔，所註舛謬，恐後迷晦大道，乃為解義，敷明詳演，讚一粒之神，分

三乘之理，盡泄天機以明師旨。昔予在 瑞陽，有以世傳紫賢所解《悟真篇》數條示余，見其箋註與諸家異。又證以父師所授者，皆不合，深竊疑之。讀之再三，稍知其妙。及獲全文，反復尋繹，忘食廢寢，一字一句，深究綿思。與先兄、眾甫、縣丞，或誥或答，或難或攻，讀之數年，乃知與《參同契》大丹旨合。蓋予於《參同契》夙蒙玄教，以緣未合，無他用工，惟於《悟真篇》。自此雖知旨，而《悟真》又有內外之分，一時之玄，又未能洞明，況乎諸仙盡祕諸書不述。欲參師而無師可訣，欲考文而無文可考，以是介心，念念不忘。天誘其衷，於至順辛未夏，遇師得訣，歸以語兄，喜而不寐。厥後及見無名子註，若合符契，乃知天仙可學，元神不死。鍾呂諸仙，皆同斯道。片餉工夫，立躋聖域。宜乎上天所祕，誓不傳人。嗚呼，余自延祐癸亥紹興路儒學教授，年五十有二矣，患難相仍，致命遂志，棄捐名利，專以了性了命為事，好之之篤，參之之勤，不負道心。遇師授道，使余涉順境不過塵累百金，官增數級而止，汨汨一生，何益於己。今知之不鍊，自取愚癡，一失人身，千劫難遇，又沉於聞道乎。當時聞道以後，立願普度，中夜以思，不敢妄泄天機，則將何以示人循逕縱入。不避天譴，故違師誓，述於文字，形於語言。世人久迷，焉能確信，因哀集歷代祖師所破旁門，使人知其為此必無成天仙之效，庶可以返思從何入道，故標之曰學仙破惑。惑既破矣，又將何以示人入道闡奧，因選諸經仙道典同一揆者，凡十篇，以師傳祕旨推明仙意，述為註解，明仙道之正，故標之者曰學仙正宗。具載別集。豈期先兄奄棄，不偕修鍊，愈增警省。年日衰邁，恪志速修一。因以無名子註文間有未暢、法象未能申具，乃述各章疏義，以明其求盡之機、金丹法象，以顯其互用之理。又以《悟真篇》所述內外殊訣故詩詞句異，既曰安爐立鼎，又曰饅守藥爐不用柴炭；既曰一時成，又曰一日成，十月熟；或以一物立論而所用之訣不同，或以眾石取譬而所指之物則一。如此之類句異甚多，故讀者易迷，或證於彼則失於此，或證於此而失於彼，致使人易見曲合旁門，知之既偏，迷之愈固，將錯自修，以錯教人，迷迷不已，探可歎也。今以詩詞各分類聚，標題于左，但讀正文，已見大意，何況註疏詳明，昭然易見。得斯書者，與仙有緣。聞斯道者，與仙有緣。聞斯道者，速修無疑。方將投僻以道路，抱一而空心，全夫三乘之真修，庶不虛度一生。得傳諸仙之後，勉力精進，何敢自怠。若夫最上一乘，必須自悟，又不在文字語言之傳。今以口耳之學，墮於外道之空，混為仙道之玄，二宗皆非，二藥偏用，溺於迷流者多。所願學仙之士，必務於同進，融於各進其登天之品異，可以申酬師真、父兄恩德之萬一云。至元元年集慶空玄子戴起宗同甫謹序。

### 悟真篇註序

西山許真君上昇之日曰：吾上昇後一千二百四十載，五陵之內有八百人得

仙。豫章江中生出大洲，橫過江口，是其時也。距今淳熙甲子凡一千二百二十六載，大洲橫江，若合符契。噫，天生旌陽主仙事於晉室，今垂讖如此，吾知夫五陵之內坐進此道者，非《悟真》的子即《悟真》的孫。蓋天將扇真風於宇宙，契仙讖於豫章。堂堂我宋，挺生悟真，出掌仙籍，密贊皇家，不然安得獲加紫玄之號於九霄耶？悟真仙翁聞道於青城之上，餌丹於判湖之間，一傳而廣益子出焉，再傳而無名子出焉。是真神仙之子，鐘陵孕秀，於五陵之內，兆洪都之仙讖也。奈何《悟真》一書穿鑿者眾，其不可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束之乎。無名與授毫而箋之，字字渾金，句句璞玉，有功於斯道隆矣。一日出以示余，余為序，其大槩云爾。武陵紫陽翁陳達靈序。

空玄子曰：餌丹於判湖之間。按白玉蟾《四山法語》云：張平叔得馬都運而後事遂，道光得張環衛而後丹成。今云餌丹於刻湖，是依馬處厚鍊而修鍊也。真人成道之後，又是馬處厚於河東，臨行以《悟真篇》創處厚流傳，詳迷於陸彥孚記中。一傳而廣益子出焉。劉永年自號順理，廣益子於紹興壬申年刊行《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其自序云：《參同契》喻陳金丹機要備矣，不能推窮此經者，止以隨傍風采，滯於金石，堅執几火，可以成丹，愈謬正經。永年紹興戊午嘗遇至人親授口訣，仍訓、水年但看《參同契》與我訣俱同，永年謹依師旨觀閱，道理昭然，以此無惑。因廣求眾本，何止千數，慤誠校正。印行幫之，使好事者得達真趣，豈小果哉。起宗及見其所刊之本，蓋是時閣本未出，其文義猶有訛舛。余讀《參同契》，當以鮑仲琦所校祕閣本為真。然鮑氏所校尚有小差，蓋取通真義，則當依彭真一所解之正文，起宗為標註較勘於本文矣。

紫陽陳仙翁，武夷人，有語錄傳世，為六十四說，分言性命二宗，內外二藥。又云：不讀古文龍虎上經，不知兩弦金水之妙。不讀《參同契》，不知日月一斤之精。不讀《悟真篇》不知二章金碧之神。斯道也，妙中之妙，玄中之玄，必也採龍虎未分之氣，吸龜蛇初孕之精。三百爻中，或文或武。六十卦內，日屯曰蒙。結丹於片餉之間，成道於九年之上。又云：道在內來，安爐立鼎卻在外。道在外來，真鉛真汞卻在內。內一斤，外一斤，紫金化紫粉，紫粉化金丹。此先天內藥、外藥之辨，如斯二者之同出，又斯二者之異名，內外之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所以道外藥還如內藥，內通外亦須通。以此觀之，紫陽之道與《悟真》同。先子嘗謂余曰：天台仙翁道成，受命於上帝，為紫玄真人。默相皇都，時嘗顯沒，與世比肩，人莫之識。少偕我祖，肄業辟雍，惟翁不第。夙挺靈根，因翫佛書，忽至擊竹有感，頓悟無生，直超真空清淨性海。晚年遇青城文人於成都，盡得金丹妙旨，洞曉陰陽顛倒互用之機，天地返覆生成之理。故能修真復命，鍊形升於無形，抱一虛心，性命咸臻於空寂。

是以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變化無窮，普現法界。即茲妙用，廣度草迷。向在元豐間，與劉奉真之徒廣宣佛法，亦以無生留愒入寂。奉真之徒，已焚其蛻，獲舍利千百，其大如英。後七年，奉真之徒到王屋山，復會仙翁如故，此又示其形神俱妙，性命兩全之玄也。仙蒲蘊性仁慈，慷慨豁達，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宗一致，妙用無殊，不欲獨善諸身，乃作《悟真篇》提誨後學。先以神仙命道誘其修鍊，以金丹之術首詠是篇。終以真如空性遣其幻妄，故以禪宗歌詠畢其卷末。所謂金丹之要者，以二八真陰真陽之物立於爐鼎，誘先天之一氣歸斯爐鼎之中，變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太一真氣。是以首列七言四韻一十六首，表其真陰真陽之數也。次詠五言四韻一首，以表太乙之奇即金丹一粒也。既得一粒餌歸丹田，然後運火，依約六十四卦而行之，故續以絕句六十四首，以按《周易》六十四卦也。夫火之功，有十月并沐浴，共十有二月，故又續《西江月》一十二首，以應周天之歲律也。十月功備，胎圓而形化為純陽之氣，故總吟成律詩八十一首，象其純陽九九之數也。形化氣矣，然後抱元九載，鍊氣成神，以神合道，故得形神俱妙，升入無形，與道合真而不測，是以神性形命俱歸於究竟空寂之本源也，故以禪宗性道歌頌詩詞三十六首，畢其卷末。已上皆取象金丹大旨，次序如此。乃若藥物、火候、口訣，纖微悉寓意在歌詠之中，覽者自可尋文悟解也。顧後傳之寢廣。文理，次序亦頗不同，多有舛謬，惟龍圖陸公之孫思誠所藏家本為真，此乃仙翁親授之本也。思誠亦自序其所得之詳於卷末矣。余因遊洞庭得斯真本，改而正之，始悟仙翁所作之意，次序篇章莫不取金丹之法象也。其文雖約，而妙理該著。寓意雖微，而比類親切。誠為學死者之真歸，草經之要覽也。今之學者多取傍門，非類而證之。或以天庭、至寶、玉壺、圭丹、混元胎之類，妄亂穿鑿，終莫際其探根固蒂之要。又有葉文叔者，以太極大衍之數釋而辨之，復撰為圖，附於卷末，謂之《悟真篇外傳》，此乃簾瞻幕影，定馬為乾，非惟素亂真經，'致使學者為之惑誤。仙翁有言曰：靡肯自思已錯，卻將錯路教人。誤他永世在迷津，似憊欺心安忍。其文叔之謂乎。殊不知金丹一粒，即太極之一氣。聖人假借二八之物，擒此一氣，於一時中，變成一粒。殊不出一時辰中，餌之立超聖地。故仙翁曰：一時辰內管丹成。又曰：一粒靈丹吞入腹，方知我命不由天。豈虛語哉。文叔不達斯理，反以一時為非止一時。若以非止用一時而言之，是非三年必九載矣，豈為至簡至易，而仙訪何故有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之語耶。又以一粒為一日，以為有一日之丹，妄引真一子日食一粒之語為證，尤不曉真一子之意也。若以日食一粒，與一日有一日之丹而推之，三年九載必三千有餘粒矣，豈仙翁獨以一粒之語而誑人乎。舉此兩瑞，足知文叔不得金丹之術明矣。是以妄亂箋註，訛謬非一。抑不知太極大衍之數，其實運火之託象，似是而非也

。若以託象求金丹之至道，是描龍致雨、畫餅充飢，不亦難乎。余固不才，幸踵仙翁之顏鑄既承，真蔭寅夕不忘，安忍緘默坐視紅紫亂朱，而不能廣仙翁之意辭，而闢之以級將來，而松未悟者耶。是以不懼天譴，直泄天機，課解真文，謹依仙翁之祕旨，曰：夫鍊金丹大藥，先明天地未判之前混沌無名之始氣，立為丹基。次辨真陰、真陽，同類無情之物，各重八兩，立為爐鼎。假此爐鼎之真氣，施設法象，運動周星，誘此先天之始氣。不越半箇時辰，結成一粒，附在鼎中，大如黍米，此名金丹也。取此金丹一粒，吞歸五內，擒伏一身之精氣，猶貓捕鼠，如鷓鋼鳥，不能飛走矣。然後運以陰陽之真氣，謂之陰符、陽火，養育精氣，化成金液之質。忽尾聞有物，直衝夾脊雙關，歷歷有聲，逆上泥丸，觸上顎，顆顆降入口中，狀如雀卵，馨香甘味美，此名金液還丹也。徐徐嚥下丹田，結成聖胎，十月胎圓火足，即脫胎沐浴，化為純陽之軀，而無飢渴寒暑之患，刀兵虎兇之不能傷，而為陸地神仙。方始投於靜僻之地，兀兀面壁九年，以空其心，謂之抱一。九年行滿，形神自然俱妙，性命雙圓，與道合真，變化不測矣，此名九轉金液大還丹也。丹雖分三，道實一揆。必自小而中，自中而大，此修丹入道之次序也。余故分為三卷，上卷以鍊金丹，為強兵戰勝之術。中卷以運火金液丹，為富國安民之法。下卷以九轉大還丹，為神仙抱一之道。謂之三乘大法，以應《陰符經》之正義，此乃無上無極上品天仙之甲科，至真之妙道也。五師宗祖口口相傳，惟此一法耳。其要至簡至易，不逾片言。聖人恐泄天機，故以乾坤、爐鼎、龍虎、鉛汞之類，以至不可勝舉之異名，無過比喻金丹法象而已。余今鑽集異各，一一指其至當，罔敢遺漏纖微。又恐學者未明作用之妙，是以觀縷再三，復撰《悟真直指詳說》《三乘祕要論》《三乘祕要詩》附於卷末，罄竭精微，可謂大泄天地之真機，全露仙舫之祕旨矣。願貽同志，俾易研精灼然直際，悟真之真永為正眼法印，而不惑於邪宗曲派之說也。時皇宋乾道癸巳中秋，象川無名子翕葆光謹序。

空玄子曰：無令子分為上中下三卷，謂之三乘大法，以應《陰符經》之正義。蓋本乎金華真人解《陰符經》旨。金華解曰：強兵戰勝之術者，是金液鍊形之術也。乃積陽魂而消陰魄，以陽兵戰陰賊也。以五行相剋、八卦相盪，歸根復命，赫然成丹。還丹百數，俱要在神水華池。故人生於天地之間，不知天地之理，被陰邪所盜，光景易遷，精神耗散，所以衰謝。聖人乃設其法象，誘真陽之氣，結成神丹。延駐其形神合其道，如國被寇侵擾，須以強兵制禦。惜其珍寶資其國用，復令豐盈之後，乃行神仙抱一之道。讚曰：華池神水，玉汞金鉛。乾坤資用，日月烹煎。屯蒙發火，進退精研。抽添沐浴，九轉一年。坎離貫首，功行三・十。持之勿怠，化形而仙。富國安民之法者，是鍊氣之法也。《老子內經》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

精氣為民。民安國泰，民散國虛。人若惜精愛氣，所以長生也。以國君之愛民，如赤子常設法以養之，令民安國豐，謂之富國安民之法也。人之形益稟父母精血，是元氣所化也。中黃真人曰：骨肉以精血為根，靈識以元氣為本。神之與氣，性命之本也。神為氣子，氣為神母，謂之形中子母也。常令子母不相離，氣乃湛然住於丹臺之內，自然成變化也。讚曰：天門常開，地戶須閉。永存綿綿，勿令暫廢。吸至于根，呼徹于蒂。子謂之神，母謂之氣。如雞袍。卵，似魚在水。結就聖胎，自然蟬蛻。神仙抱一之道，皆是鍊神之道也，本無自然之道。遇道之人，常能一抱一守中，乃得神氣不散，逍遙自在，為真人矣。讚曰：道為性本，性是心源。心性同體，應化無邊。百姓日用，亦日自然。若能了悟，亡心象忘言。虛心實腹，抱一而還。功成九轉，乃得成仙。又曰：行鍊神之道，當為神仙。為形沉而神超，乃得逍遙。行鍊氣之法，當為胎仙，為鍊形之人，神氣交感，氤氳相符，結胎育嬰，如蟬蛻也。行鍊形之術，乃返老為少，留形住世之術也。謹備迷其文，以見無名子祖迷分為三卷之本旨。別本無名子字淵明。

#### 悟真篇序

嗟夫，人身難得，光陰易遷。罔測短脩，安逃業報。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終。若臨期一念有差，立墮三塗惡趣。則動經塵劫，無有出期。當此之時，雖悔何及。故老釋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人修種，以逃生死。釋氏以空寂為宗，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岸。如有習漏未盡，則尚徇於有生。老氏以鍊養為真，若得其樞要，則立躋聖位。如其未明本性，則猶嘍於幻形。其次《周易》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辭，《魯語》有毋意必固我之說，此又仲尼極臻乎性命之奧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於詳者何也？蓋欲序正人倫、施仁義禮樂有為之教，故於無為之道，未嘗顯言。但以命術寓諸《易》象，以性法混諸微言故耳。至於《莊子》推窮物累逍遙之性，《孟子》善養浩然之氣，皆切幾之矣。迨夫！漢魏伯陽引《易》道陰陽交娠之體，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國師於語錄首叔老莊言，以顯至道之本末。如此，豈非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後世黃緇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且今人以道門尚於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兩端，有易遇而難成者，有難遇而易成者。如鍊五芽之氣，服七耀之光，注想按摩，納清吐濁，念經持呬，嚙水叱符，叩齒集神，休妻絕粒，存神閉息運眉間之思，補腦還精習房中之術，以致服鍊金石草木之類，皆易遇難成者。已上諸法，於修身之道率皆滅裂，故施功雖多而求效莫驗。若勤心苦志，日夕修持，上可辟病，免其非橫，一日一不行，則前功漸棄。此乃遷延歲月，必難成功，欲望州得永得，還嬰返老，變化飛昇，不麻拿。深可痛傷。蓋近世修行之徒，妄有執著，不悟妙法

之真，卻怨神仙饅語。殊不知成道者皆因鍊金丹而得，恐泄天機，遂託數事為名。其中問惟閉息一法，如能忘機息慮，即與二乘坐禪相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之法，既未得金汞還返之道，又豈能回陽換骨，白日而昇天哉。夫鍊金液還丹者，則難遇易成，須要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鑽簇五行，和合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始得玄珠成象，太乙歸真，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至若防危慮險，慎於運用抽添，養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返陽生之氣，剝陰殺之形，節氣既周，脫胎神化，名題仙籍，位號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今之學者，有取鉛汞為二氣，指藏府為五行，分心腎為坎離，以肝肺為龍虎，用神氣為子母，執津液為鉛汞，不識浮沉，寧分主客。何異認他財為己物，呼別姓為親兒。又豈知金木相剋之幽微，陰陽互用之奧妙。是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結還丹，不亦難乎。僕幼親善道，涉踐三教經書，以至刑法、書算、醫卜、戰陣、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術，靡不留心詳究。惟金丹一法，閱盡群經及諸家歌詩論契，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龍、水銀丹砂、白金黑錫、坎男離女，能成金液還丹，終不言真鉛真汞是何物也。又不說火候法度、溫養指歸，加以後世迷徒恣其臆說，將先聖典教妄行箋註，乖訛萬狀，不惟紊亂仙經，抑亦惑誤後學。僕以至人未遇，口訣難逢，遂至寢食不安，精神傾頓。雖詢求徧于海嶽，請益盡於賢愚，皆莫能通曉真宗，開照心腑。後至熙寧己酉歲，因隨龍圖陸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誠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其言甚簡，其要不繁，可謂指流知源，語一悟百霧開日瑩，塵盡鑑明，校之仙經，若合符。契因謂世之學仙者十有八九，而達其真要者未聞一二。僕既遇真詮，安敢隱默，罄所得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內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之奇。續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歲律。其如鼎器尊卑、藥物斤兩、火候進退、主客後先、存亡有無、吉凶悔吝，悉備其中矣。及乎篇集既成之後，又覺其中惟談養命固形之術，而於本源真覺之性有所未究，遂翫佛書及《傳燈錄》至於祖師有擊竹而悟者，乃形於歌頌詩曲雜言三十二首，今附之卷末，庶幾達本明性之道，盡於此矣。所期同志覽之，則見末而悟本，捨妄以從真。

時皇宋熙寧乙卯歲旦，天台張伯端 平叔序。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一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表一斤二八之數

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

只貪利祿求榮顯，不覺形容暗瘁枯。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

註曰：人問世所重之極至者日富、日貴，二者皆人之所欲也，故天下之人，莫不央其性命之情，盡其平生之志，爭先力求而以得之為快也。觀其所以然者，無過浸淫於利祿聲色而已矣。殊不知利祿聲色，實為伐性命之戈矛，囚一身之桎梏。夫世之人不明道德性命之妙，惟饕利祿，日恣責瞋，汨沒愛河，漂流慾海，是非、人我交戰，胸中喜怒哀樂互殘軀體，是致尸魔，促其氣壽。寒暑削其容光，不覺在生一世，瞥然水上之嘔。光景百年，瞬若石中之火。縱使金高北斗，玉等南山，迨至無常，而欲買身，使不為螻蟻之窟穴可乎。哀哉，痛哉！命未告終，真靈已投於別殼矣。虛靜天師曰：今生不覺，別後換殼，投入別殼，展轉不覺。吁！與其不覺投於異類，曷容棲遲於大道耶。道遂功成，身超碧落，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無極，死生不變乎己，而位號真人矣。至此乃大丈夫得意之秋，至榮至顯之日也。若乃區區俗務，碌碌塵心，而墮於世網者，縱負班、馬之雄才，兼有蘇、張之榮顯，抑不過為土上之游魂，行屍之陰鬼耳，烏云為真大丈夫哉。是以仙翁首詠是章，蓋於時達高明之士言之，可因一言而自悟，速求大道出離迷塗，為無為事，乃真大丈夫，降此俱無足取。參學弟子宗源日觀仙翁之詩、無名子之註，而不省悟者，真愚冥之甚也，見聞之士可不下手速修耶。別本註曰：難莫難於遇人，易莫易於成道。現宰官長者之身，結同志得道之友，鍊一黍於一霎之中，立地成道。然紆朱懷金，門深似海，有道之士，望望然去之，此遇人之難成道之易也。易莫易於遇人，難莫難於成道，百錢掛杖，四海一身，風植靈根，親傳至道。然龍虎之文易解，刀圭之鎖難開，得藥忘言，鍊鉛無計，遇此人之易，成道之難也。安得親扣玄關，二者俱全哉。仙翁瞻游成都，遇青城丈人，得傳金液還丹之道，警歎成道之難，故作是詩，以結丹友。其章云：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辭意近切如此。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仙翁遠矣，高山流水，落落知音。子野陸墅曰：道不負人，人乃負道。

人生雖有百年期，壽夭窮通莫預知。昨日街頭方走馬，今朝棺內已眠屍。

妻財拋下非君有，罪業將行難自欺。大藥不求爭得遇，知之不鍊是愚癡。

註云：人壽夭窮通、富貴貧賤，未有不默意於未然之先，然非常人可測度而預知之者。故人壽雖日百年，迨其七十固已稀矣。今以有限易摧之身，終日汨汨而逐無涯不測之事，不亦難乎。一息不來，則茶然疲投而不知所歸，可不謂之大哀耶。是以昨方走馬，今日眠屍，出息不保入息者也。當斯之時，雖則榮耀居極品俸祿，至萬鐘家豐無價之珍，室美傾城之態，悉皆拋下，非己有也。所可與之偕行而不可欺者，昔所造之罪業而已。所以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也。夫人欲免輪迴而不墮於世網者，莫若金丹大藥，為升天之靈梯，超凡之

捷徑也。其道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得而行之，亦立躋聖位。奈何上聖祕重，不許輕泄，傳之者皆口口相授，不記文字，是以難遇也。自匪勤求苦志，誠動高穹，未或聞於一二也。昔謝自然以茲道之難遇，欲求真師於蓬萊，竭其家產以備舟楫，不顧洪濤巨浪之厄，直往而不少憚，遂感神人而語之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一芥不為之浮，子將安往。赤城山有司馬子微在焉，子往師之。謝回舟尋訪赤城，果遇子微授道，修之不輟，不數載白日昇天。噫！人之精誠一發於中，感格於神人者，將無往而不遇矣。人苟能操心秉志如此，奚慮金丹不得耶。道不負人，人自負之耳。《參同契》曰：大道無適莫兮，惟傳於賢者。倘不推誠而力慕，爭得遇之耶。惟夫金丹祕要誠難遇矣，得遇之者，皆風有仙骨，祖宗陰德累積深厚也。然亦須有財力，丹友三人，方能成就。此理惟達者知，誠難一一具言也。陰真君《六五精微論》曰：欲學此道，須假資財。如無資財，金丹即不成也。又須三人，方可修鍊。所以沖熙王君遇仙人劉海蟾，得金丹衍，無財下工，遂入洛謁富韓公，賴其力成道而去。苟通之而又有力量，不早修鍊者，不亦愚癡之甚乎。仙翁贈劉君詩曰：聞君知藥已多年，何不收心鍊汞鉛。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莫怨天。亦此意也。別本註曰：麟鳳不出世，神仙不常見。有能空夢泡幻影之身，可脫生死老病之苦，為人間希有之事。道上逢師，師邊得旨，下手速修猶太遲耳。仙翁非是詩，其末章云：大道不求爭得遇，知之不鍊是愚癡。其叮嚀懇切如此語。儕。如未聞則已，既遇至人，豈容癡鈍。中夜以，興，行其素願，結半辰之黍米，抱九載之靈胎，以藏太虛，神遊八極，露紫雲之半面，應仙識於洪都，罔俾旌陽，專翼晉代。

疏曰：果州謝真人上昇，在州城西門外金泉山，貞元十一年月十二日，白晝輕舉，州人盡見。時郡守李堅以狀聞，且為之傳。上賜詔褒諭曰：所部之中，靈仙表異，玄風益振，至道彌張。韓昌黎詩曰：果州南充縣，寒如謝自然。童駭無所知，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一朝坐虛空，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簧韻，來自冥冥天。須臾自輕舉，飄若雲中煙。里胥上其事，郡守警且嘆。驅車領官吏，屹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如蛻蟬。皆云神仙事，的的信可傳。王伯厚《困學紀聞》載：王荃，字半真。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沖熙處士。張芸史為功行碑，謂超世之姿，與陳圖南伴。程伊川先生不聞作詩，惟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濟斯民。伊川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年欲往，以事而止。又《改齋餽錄》載：王荃，字子真，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游茅山，受上清錄。先是，茅山中峰石洞忽開，乃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即開閱千載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此鈴有異。無何，先生至受錄之夕，仙樂聞于空，浮

之上。山中刻石載其事。

草木陰陽亦兩齊，若還闕一不芳菲。  
初開綠葉陽先倡，次發紅花陰後隨。  
常道即茲為日用，真源返此有誰知。  
報言學道諸君子，不識陰陽莫亂為。

註曰：草木未生之初，含孕至朴。及其甲拆，稟一氣以萌芽。故抽一榦以象一氣，次分兩葉以象陰陽。又於兩葉中間復抽一藥，以應三才。過此已往，漸漸支離，花葉芬菲。春以之生而開綠葉，夏以之長而發紅花，此陽氣使之然也。秋以之肅而結實，冬以之殺而糞本，此陰氣使之然也。陰陽兩齊，化生不已，若還缺一，則萬物不生。故真一子曰：孤陰不自產，寡陽不自成。是以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常道即茲，以為日用。真源反覆，有陰陽顛倒互用之機，人能鍊之，可以超生死。學者苟不明此而反我者，乃蒙蔽耳。

陽裏陰精質不剛一作，莫把孤陰為有陽，獨修一物轉羸廷。勞形按引皆非道，服氣餐霞總是狂。舉世饅求鉛汞伏，何時得見虎龍降。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

註曰：陽裏陰精，己之真精也。精能生氣，氣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此，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此言精氣實一身之根本也，奈何此物屬陰，其質不剛，其性好飛，日逐前後便溺、涕唾汗淚，易失難擒，不受制鍊，故聖人謂之太陽流光，其性猛烈，若不得混元真一，陽丹以制之，兼以陰中陽火以育之，則無由凝結以成變化。若只修此一物，轉見廷羸。按引勞形，皆非正道。養霞服氣，總是狂圖。設使吞日月之精華，光生五藏，運雙關於夾脊，腦補精還，以至尸解投胎，出神入定，千門萬法，不過修陽裏陰精一物而已。孤陰無陽，如牝雞自卵，欲抱成雞，豈可得乎。鍾離公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物事總皆陰。若將此物為仙質，怎得飛神貫玉京。以此言之，一身之中，非惟真精一物屬陰，五臟六腑俱陰非陽。分心腎為坎離，以肝肺為龍虎，得乎？用神氣為子母，執津液為鉛汞，得乎？若執此等治身而求純陽之證，猶如去玲加冰，除熱用湯，飛龜飛蛇，愈見乖張。《參同契》曰：使二女同居，顏色甚殊，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辨利舌，奮為美辭，推心調合，諧為夫婦，弊髮腐齒，終不相知。此喻以女妻女，以陰鍊陰，安能有產化之道哉。真龍真虎者，一八是也。真鉛真汞者，龍虎二弦之氣也。此道至簡不繁，至近匪遙，但學者執僻堅，以傍門非類之藥為鉛汞，及以大道真訣為非，深可悲傷。故鍾離公曰：求仙不識真鉛汞，護讀丹經千萬篇。不識箇中含蓄意，謗他真語作虛言。故仙翁直指鉛汞所產川源之處，身從何生，命從何立。返此之本，還此之源

，顛倒修之，則真龍真虎自降，真鉛真汞自伏。非藥之王，其孰能與於此哉。近世多矣，十六歲童男童女，使之交合，泄而成胎，謂之胎元丹，謂之紫河車，以此為金丹大藥，是猶接竹點月，不亦遠之愈遠乎。後天地生有形有質者，皆非至藥。蓋形而下者，非先天之道也。又上陽子曰：《契》云：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諸衍甚眾多，千條有萬餘。彭真人曰：世人不達大道之宗元，而趨傍門之曲逕，此屬多般皆為左道，乖訛天理，悖亂至真，不達黃帝之文，全失老君之旨，本期永壽，反爾傷身。僕曰：只為世人執己而修，則千條萬徑無非傍門者矣。仙翁垂憫直言，窮取生身處，豈不直露天機。此正合鍾離公云：生我之門、死我之戶。大哉，上賢說道，下稍無人承當何哉？緣為世人因業識中來，卻又因業識中去。一陽奔走於形，雖男子身中皆陰，若執一己而修，豈能還其元而返其本，又將何而回陽換骨哉。是以大修行人，求先天真鉛，又從一初受氣生身之處求之，方可得彼先天真一氣，以還其元而返其本也，此為男子修仙之道。女人修行，則以乳房為生氣所，其法充簡。是以男子修仙曰鍊氣，女人修仙曰鍊形。坎女修鍊，先積氣於乳房，然後安爐立鼎，行太陰鍊形之法，其道易成者，良有旨。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妓張珍奴，色華美，性澹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之，風神秀異，殊敬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往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春顧甚久，獨不留一宿，罄枕席之歡娛，豈妾猥漏，不足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又如此哉。且如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為真，歌樞艷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為飾以惑人，每每悔嘆，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觀我如一枝花，情牽意戀，留戀不捨，非但求財，多致身頂。妾雖假容交懼，覺辦愈重，惟旦夕告天，早析了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學道。珍奴曰：陷于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叩。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悔恨，自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問頭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讀其韻曰：別無巧妙與，你方見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急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鍊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人。臨別留步蟾官云：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辨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傳人，但說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呂先生。即佯狂，丐于市，投荒地密修真訣，愈三年，尸解而去。修行事不問男女，若勇猛心堅成道爻矣。

疏曰：太陽流珠，《參同契》本旨正以喻靈汞之難伏。今無名子取以喻人

身之汞，解此亦通。太上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是皆因陰陽而成也。人與萬物未嘗無陽，今以人身皆為陰者何也，以其後天地生，有質生質。既有質，則為陰陽五行所拘而為陰矣，所以不能變化。《參同契》云：物無陰陽，違天背元。彭真人云：孤陰寡陽，不能自生。成外藥之妙，非無陰也。今以為純陽者何也，以其氣得之先天地生，無質生質，能化有形為無形。故能變化後天之氣，亦為先天之氣而為純陽，故曰陽也。或問曰：陽裏陰精質不剛，不可用也。今又曰：兼以陰中陽火以育之，何也？曰：此大小爐鼎中之真火也。人身純陰，只有一點元海真火，若得陽丹以制之，則不復飛走。又以陰中陽火以育之，則還丹可結。是知陰精不可以獨修，鈴用以兼修，則呼吸涵育，接大小爐鼎之火歸於身，自然還丹凝結，以成變化。在大小爐鼎，則曰陰中陽火。在人身，則曰陰裏陽精。紫河車在仙方補益病軀，非可比變化形神者。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一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二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不識真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

休妻餽遺陰陽隔，絕粒徒教腸胃空。

草木金銀皆滓質，雲霞日月屬朦朧。

更饒吐納并存想，總與金丹事不同。

註曰：真鉛之要，以二八之氣為宗，此外皆非至道，枉施功耳。夷門破迷歌曰：孤寡不是道，陰陽失宗旨。王真人曰：學人剛要辭妻妾，不念無為無不為。高象先曰：或陽兮孤妻，或陰兮獨宿。此皆言孤陰寡陽、獨修一物之意。或者不知又執此說，以行房中御女之術，毀謗仙道，咎將誰歸。殊不知喻陽夫陰妻之義，非人問夫妻也。《破迷歌》曰：休糧不是道，死後作餓鬼。以上諸物皆後天地生，查滓之類，易遇難成，烏可與金丹大藥同旦而語哉。疏曰：休糧絕粒、吐納存想等法，皆傍門俗士因不休妻之句誤。以探陰之術為金丹者多矣，胡不全究太白真人《破迷歌》乎：行氣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畫餅豈為餌。探陰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滋味。辟穀不是道，饑餒傷脾胃。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如何卻是道，太一含真氣，氣交而不交，升降效天地。二物相配合，起自於元始。媳女與嬰兒，匹配成既濟。本是真陰陽，夫妻同一義。所以不須休，孤陽豈成事。出世為金仙，金丹非容易。志士不說真，大洞隱深義。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類倒衛，龍從火裏出。斯言真妙言，便是太一力。仙翁律詩所以蓋本此也。夷門《破迷歌》：太一含真氣，龍自火中生，虎自水中起，陰陽知顛倒，本自於元始。五行不順行，還同於天地。及休妻之義，皆不及《太一歌》明白。世人既不知

五行顛倒，又安能知真陰陽之不須休乎。學仙之士，於仙書名目不能盡知，又安能詳玩全文混融一於理乎。是以金丹大道，世遠書亡，性昏道晦，詛因休妻饅遺陰陽隔之說，訛為世間夫妻，流入淫衍。惜哉！丹成氣滿，自然絕粒，非如服黑豆、胡麻子等藥，以度凶年。或者餌藥辟穀；以衛流世，安能成純陽之仙。問有專餌草木，縱得長生，亦非純陽之質。右警勸世人，明大道，破傍門。此係空玄子分類。

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瑞。

二物會時情性合，五行全處龍虎蟠。

本因戊己為媒聘，遂使夫妻鎮合歡。

只候功成朝帝闕，九霞光裏駕翔鸞。

註曰：仙有數等，陰神至靈而無形者，鬼仙也。處世無諸疾惱而永壽者，人仙也。飛空走霧、飢渴不撓、寒暑無侵、遨遊海島、長生不死者，地仙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火不焚溺、變化無窮、或老或少、隱顯莫測、若存若亡、消則成氣、息則成形、著龜莫能測、鬼神莫能知者，天仙也。陰真君曰：若能絕欲，兼修胎息，移神入殼，入定投尸，託陰生化而不壞者，可為下品仙也。若授六甲符錄，正一盟威。上清大洞經錄等法，及劍衛、尸解等衍得道者，立為南官列仙，隱諸洞府，為中品仙也。若是修金丹大藥得道者，全身沖天，為無極上品之天仙也。故仙翁勉修真之士，須立志慷慨，特達不韋，無為彼中下之仙，直為無上九品極上天仙可也。夫五金、八石、朱砂、水銀、黑鉛、白錫、黃丹、雄黃、雌黃、枇杷霜、粉霜、曾青、膽礬、秋石、草木灰霜、水查滓煮伏之類，以至自己津精氣血液等，此皆後天。是天地未分之前，混元真一之氣，謂之無中生有。聖人以法追攝於一箇時辰內，結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金丹，又曰真鉛，又曰陽丹，又曰真一精，又曰真一水，又曰真水，又曰水虎，又曰太一含真氣。人得一粒餌之，立躋聖地，此乃天上之甲科，天仙之大道也，舉世無知者。真一之氣，生於天地之○先，混於虛無之中，恍惚杳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如之何凝結而成黍米哉。聖人以實而形虛，以有而形無。實而有者，真陰真陽也，同類無情之物也。虛而無者，二八初弦之氣也，有氣而無質者也。兩者相形，一物生焉。所謂一物者，真一之氣，凝而為一黍之珠者也。經曰：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此其證也。聖人恐泄天地之機，以真陰真陽取喻青龍白虎也，以兩弦之氣取喻真鉛真汞也。今仙翁於詩曲中，復以青龍之一物名曰赤龍，曰震龍，曰天魂、乾象、乾爐、玉鼎、玉液、扶桑、海龍、上弦、東陽、長男、赤汞、朱砂、朱砂鼎、離日、赤鳳，已上無過比類青龍之一名也。又以白虎之一物名曰黑虎，曰兌虎，曰地魄、坤位、坤鼎、金鼎、金爐、華嶽、巖虎

、下弦、西川、少女、黑鉛、偃月爐、坎月、黑龜，已上無過比類白虎一名也。又以龍之弦氣名曰真汞，日詫女，日木液、青娥、砂裏汞、朱裏汞，日精，日情，日黃芽、流珠、青衣、女子、金烏、離女、牝龍、真火、二八媳女、玉液、玉芝之類，其實一也。又以虎弦氣名曰真鉛，日金公，日金精、水中金、水中銀，日性，日白雪、素練、郎君、玉兔、坎男、真水、九三郎君、刀圭之類，其實一也。此言二物會時情性合者，二物即龍虎也。青龍在東，東方屬木，木能生火，龍之弦氣為火，日情，屬南方，謂之朱雀也。白虎在西，西方屬金，金能生水，虎之弦氣為水，日性，屬北方，謂之玄武也。夫龍木、虎金、情水、性火，謂之四象。四象會合於中宮而成丹者，土也。此真五行也。龍虎二物相交，則情性合矣。龍虎合而成丹，則五行全矣。故曰二物會時情性合，五行全處虎龍蟠也。木龍在東，金虎在西，二物間隔，孰能使之配合而為夫妻耶，配合在黃婆而已。左手擒龍，右手捉虎，使之合併也。戊己屬土，故謂之黃婆。金木間隔，黃婆能使之合併。黃婆能使之配合，豈知非媒聘使之歡合而為夫妻乎。兩者異，真一之氣藏。兩者同，真一之氣變。真一之氣變，真人自出現，此外藥之法象。餌金丹後，復有十月之功，鍊形成氣。又有九載抱一，化氣成神。方能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膺錄授圖，上賓于天。丹熟人問，道成天上。九霞光裏，兩腋風生，駕鳳驗鸞，翱翔碧落。自非夙植靈根，廣積陰驚，其孰能與於此哉。陸子野曰：天仙非金丹不能成其道。金丹是何物？曰：分明元是我家物，寄在坤宮坤是人。所言二物者何物也？我與彼也。彼我會，則情性和而五行備。龍虎，情性而已。且道這會如何？會，所謂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戊己，乃中也。中者，得其正位。戊己者，意土也。彼我之意相會，則夫妻之情懼悅而得矣。所以戊己為生物之鄉，生物係乎意也。真土無位，真意無形，神哉神哉。

疏曰：《傳道集》云：仙非一也，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者，可以鬼，可以仙。仙有五等：鬼仙者，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蓋以神識內守，一心不散，意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崇釋之徒，用功至此，乃曰得道，誠可笑也。人仙者，不能全於大道，止於一法一術，功能安樂延年。地仙者，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識龍虎配坎離，五行顛倒，氣傳子母，液行夫婦，三田返覆，燒成丹藥，永鎮下田，鍊形住世，長生不死，以作陸地神仙。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鍊形成象，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世，以返三山。天仙者，厭居三島，而傳道

人問，功行滿足十界。之，質，一陽天為無形而為丹道上有功，人問有行，受天書以返洞天，升於八又升於三清靈元自然之有中生有者，以有形之物變化而成也。其始有形矣無中生有，取而服之，無質而質，質生則能化有形為無形，化後天氣為先天氣蓋無質者，真一之氣也，虎之中，純一無偽，人能知其機而盜則可以誘真一之氣服之一粒，非無為無作立躋聖域者？此也。枯坐獨修几火几藥而能成者也。本一物也，物之中，各含陰陽而成四象為一而土在其中，為真五行。合為一未合，返其本源，此金丹也。則各藏真一之氣寓於物。物既同，則交真一之氣，《商岩口授經》二物者工夫到日鮮瑩潔白下工夫，則目現心悟安能化有形形神俱妙。寓於真龍真使之凝結生分為二物，二四象合五行二物始為丹。傳若堅心靜定靈光如月即虛室生白也。須見日輪紅光涌出再持守則白光滅矣。此二物得了，即丹基欲結。

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緣我獨異於人。

自知顛倒由離坎，誰識浮沉定主賓。

金鼎欲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

神功運火非終旦，現出深潭日一輪。

註曰：此道至聖至神，至貴至尊，至簡至易，玄中之玄，妙中之妙？舉世罕聞。仙翁出乎其類，技乎其萃，獨得深旨。故沖熙翁曰：金丹大道，舉世道人無所許可，惟平叔一人而已。泰山也，河海也，丘埋行潦何敢冀焉。離，屬火為陽而居南，所反為女者，外陽而內陰也，謂之真汞。坎，為陰而居北，所以反為男者，外陰而內陽也，謂之真鉛。故仙翁曰：日居離位反為女，坎配蟾官卻是男。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此言坎之男、離之女，猶父之精、母之血也。日之烏、月之兔也，砂之汞、鉛之銀也，天之玄、地之黃也，此數者皆指示龍虎初弦二氣也。主賓者，陽尊高居左日主，陰位低下居右日賓。夫離為火，火炎上，火乃木之性，俱浮，屬陽，故為主也。坎為水，水潤下，水為金之性，俱沉，屬陰，故為賓也。此常道也。今也離反為女，坎反為男，是主反為賓也。賓反為主，豈非顛倒乎，故曰自知顛倒由離坎，誰識浮沉定主賓。定主賓者，蓋道中取二弦之氣，顛倒之主賓，不取常道主賓，故曰定主賓也。人人自有長生藥，自是愚癡枉把拋。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井蛙應謂無龍窟，籬鷄爭知有鳳巢。金鼎者，金為陰物，鼎中有火之氣，是陰中有陽之象，白虎是也。玉池者，玉為陽物，池中有水之氣，是陽中有陰之象，青龍是也。砂中汞者，龍之弦氣也。水中銀者，虎之弦氣也。修丹之士，若欲以虎留戀龍之氣，又先驅龍就虎，然後二物氤氳，兩情交合，施功煅鍊，自然凝結真一之精也。火即二弦之氣也。旦者，一晝之首，子為六陽之元，故日日一也。聖人運動丹火，有神妙之功，不半時中，立得真一之精，一粒

如黍，現於北海之中，赫然光透簾幃，若深潭現出一輪之紅日也。非終旦者，明一時辰中金丹之成也，此藥之法象也。

疏曰：坎男離女、日烏月兔、天玄地黃，金陰之鼎有火焉，玉陽之池有水焉。主反為賓，賓反為主，皆是陰中取陽，陽中取陰也。顛倒五行逆修，以至於太極。太極者，先天未判之氣也。金丹之結陽也，火非世間之凡火也，二弦之氣皆火也。二弦者，其初也有氣而無質，其源也至清而無濁，在年為二八月陰陽之平，在月為上下弦金水之半。上陽子陳政虛曰：妙之一字，夫誰肯信。異於人者，世人迷於愛慾之中，我卻於愛慾之中，而有分別。何謂分別，聖人以離坎顛倒而用之，謂之火上水下，以乾坤顛倒而用之，謂之地在天上。以夫婦顛倒而用之，謂男下女上。浮沉者，火炎木浮而在上為主，水降金沉而在下為賓。此乃人之道，此為世間法也，此為順五行也。今焉火木雖浮，使之就下而反為賓。金水須沉，使之逆上而反為主。是之謂仙道也，是出世間法也，是為水火既濟也，是為顛倒五行也。金鼎玉池，道光所註不出顛倒之機，而反失於欲留先下之義。子野以金鼎喻彼此，卻合紫陽翁之意，何哉？緣自己之精氣血液者，朱裏汞也，不可令其走逸，故云欲留彼此之華也。靈池丹井丹泉者，水中銀也，即先天一點真氣，故云先下又欲留者，但令其住而不令其去，要取人而不失於己。先下者，彼到而我待之，鉛至而汞迎之，坎動則離受之。金丹之道，先要得此欲留先下四字之旨。運火非旦者，又得其溫和而運之。故《參同契》云：發火初溫微，亦如爻動時。純陽翁云：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蓋萬物生化之初，其受陰陽之氣只霎時中。況此上仙之道，其鍊先天之氣，又為迅速。故佛云：如露亦如電者，謂其至精至微而甚功疾，為不可久矣。久則有損，而虧神功。若得此先天真鉛，歸于懸胎室內，豈非深潭之現紅日也。

人人自有長生藥，自是愚癡枉把拋。

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

井蛙應謂無龍窟，籬鷄爭知有鳳巢。

丹熟自然金滿屋，何須尋草學燒茅。

註曰：甘露、黃芽，皆金丹異名也。天地、坎離，皆龍虎之象也。天地之氣氤氳，甘露自降。坎離之氣交併，黃芽自生。龍虎二弦之道交接，真一之氣自結。此般至寶，家家自有，以其太近，故輕而棄之，殊不知此乃升天之靈梯也。近世學者多執傍門非類，孤陰寡陽，有中生有，易遇難成等法，而自誤其身，不知斯道簡而易成者，有如井底之蛙，籬間之雀，安知有龍窟鳳巢也。黍粒之珠既懸，天地之金可掬。昔邵剛中精於黃白之術，世號為小淮南王，後遇仙翁韓子陶法師於水上，北面事之，出汞金百鎰獻陶以為質，陶笑而不顧，邵

敵血書盟，陶遂授道焉。既竟，陶取汞一掬入口漱之，吐於水盆中，水為之湧沸，沸定，成紫金一探，此示其內丹大藥有如此之神妙，豈待窮年卒歲，弄草燒茅之輩可得而見之乎。經文不日地藏發泄，金玉露形，又其證也。疏曰：呂純陽以土瓦石為金，南唐耿仙姑捏雪成銀，陳泥丸含汞立乾。《傳道集》云：口中可以乾汞，皆熟之驗。右外藥。

虎躍龍騰風浪廳，中央正位產玄珠。

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豈有殊。

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樞。

須知大隱居塵市，何必深山守靜孤。

註曰：此詩言內藥之法象也。夫真一之精，造化在外日金丹，又日真土。吞入己腹中即名真鉛，又名陽丹。此言虎，即金丹也。龍者，我之真氣也。我之真氣，自氣海而上，其湧如浪，其動如風也。中央正位者，即丹田中金胎神室也，乃丹結聚之處。玄珠者，運火之際，真精自然運轉，沿尾間直透夾脊，上衝泥丸室，顆顆降下口中，狀若雀卵，甘香無比，號曰玄珠。咽下丹田名曰嬰兒，又日金液還丹也。夫黍珠之丹，是先天地之氣，即真一之精結成，為母、為君、為鉛，故《金鑰匙》謂之黑鉛也，又謂之水虎也。己之真氣，後天地生，為子、為臣、為汞，故《金鑰匙》謂之紅鉛也，又謂之火龍也。金丹自外來，吞入腹中，則己之真氣，自下元氣海而上湧，如風浪翕然而奏。丹若臣之於君，子之於母，其相與之意可知也。龍虎相交在神室，土釜之中受火符，運育結成聖胎，若果之又熟，兒之鈴生。十月功圓，脫胎神化無方也。南北者，子午時也。宗源者，起首之初也。晨昏者，晝夜之首也。子為六陽之首，故為晨用屯卦直事，進火之侯也。午為六陰之元，故為昏用蒙卦直事，進水之侯也。一日兩卦直事，至三十日終，為既濟未濟，二卦終而復始，循環不已，故日翻卦象也。《參同契》云：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須依次。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是也。一日兩卦主事，并牝牡四卦，一月計六十四卦，計三百八十四爻，應一年并閏餘之數。乾之初九起於坤之初六，乾之策三十有六爻，計二百一十六。坤之初六起於乾之初九，坤之策二十有四，爻計一百四十有四。總而計之三百六十，應周天之數。日月行度、交合、升降，不出於卦爻之內。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樞天者，斗建之極也，一晝夜一周天，一月一移也。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且如正月建寅，如太陽未過官分，以寅加亥，至酉建子，正月斗建臨子正酉時也。如太陽已過官分，以寅加戌，至寅建午，正月斗建臨午正寅時也。上士至人，明陰陽上下可知日月盈虧，行子午火符，日有晝夜？數月應時加喊，然後時合天度，一一依斗建而運之，故日合天樞也，天樞即斗極也。《夷門歌》曰：十

二門中天，一作月建移。刻漏依時逐，旋布此其旨也。至道之妙，妙在於斯。坎離升降，生產靈藥，結成黃芽。別本云：且如正月建寅，立春戌時指艮，雨水戌時指寅。故曰：月月常加戌，時時見破軍。金丹大藥，家家自有，不拘市朝。奈何見龍不識龍，見虎不識虎。逆而修之，幾何人哉。片餉之間，結一寶，珠大如黍米。古詩曰：將來掌上霞光燦，吞入腹中宮殿新。又曰：大道隱朝市，山中知不知。

疏曰：金丹因先天之氣結成，因人身後天之氣而成變化。風浪之湧，言一身之氣與金丹際會也。玄珠之產，言一身之氣與金丹交結也。日之子午，因日所歷。斗之子午，因初所指，其子午者，地之正方也。窮而用之，與日斗同運，此乃真師口傳。日之所會則神聚，世謂之月將。斗之所指則氣動，世謂之月建。時合天度，用日之子午，依斗建運用。斗之子午，日有晝夜數分，子晝午夜，月應時加減分，子生午虧。南北者，以子午言。晨昏者，亦以子午言。自子至巳為晨，自午至亥為昏。此仙道之晨昏，非世問日出沒之晨昏也。天呈又法交節氣，以月建加亥交中氣加戌，以推各時所指。彭真人既為《參同契分章通真義》畢，因讀五行顛倒不順行四句，以為泄天地互用之機，分陰陽返復之道，遂迷黑鉛水虎，論紅鉛火龍訣名曰《還丹內象金簫匙》，其言虎之體、龍之用，皆論大丹造化。今無名子借以分言內外二丹，但取其題，不取其文，雖非真一子迷作本旨，然其理亦通。右內藥。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二

原文為『穀』，依文意改為『穀』。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三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雲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黃芽白雪不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探。

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

鍊成靈質人難識，消盡陰魔鬼莫侵。

欲向人間留祕訣，未逢一箇是知音。

註曰：龍之弦氣曰黃芽，虎之弦氣曰白雪，大藥根源實基於此。其道至簡，其事非難。若非豐功偉行，莫能遭遇真師指授玄要也。蓋謂大道肇自虛無生一氣，一氣生陰陽，日龍日虎。龍木生火，虎金生水。木火金水合成四象，四象合而成丹。丹之成本於土，土無正位，分位四季。四時不得四季之土，四序不行不能生成萬物也。是以四象五行全藉土也。壬者，水也，即真一之氣，號曰真一水也。生於天地之先，變而為陽龍、陰虎也。龍虎合而成丹，丹土也，龍木也，虎金也，謂之三性三元，不離真一之水變也。八卦者，真一之氣，一變為天，日乾為父。二變為地，日坤為母。乾以陽氣索坤之陰氣，一索生

長男，日震。再索生中男，日坎。三索生少男，日艮。此乾氣交於坤氣，而生三男陽也。及乎坤以陰氣索陽之乾氣，一索生長女，日巽。再索生中女，日離。三索生少女，日兌。此坤之氣交於乾氣而生陰也。亦不離真一之水變也，故日三元八卦豈離壬也。非惟三元八卦不離真一之精，自開闢以來，凡有形與名之類，莫不由此而成變化。真一子曰：真一之精乃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三才之源，五行之祖。萬物類之以生成，千靈承之以舒慘。至於高天厚地，洞府名山，玄象靈官，神仙聖眾，風雨晦明，春夏秋冬，未兆之前，莫不由此，鉛氣產出而成變化者也。修丹之士，得真一之水，萬事畢矣。真一之黍，吞歸五內，運火十月，鍊盡韋陰，化為純陽真一之仙，陰魔尸鬼逃遁無門。仙黃欲留祕旨於人間，未聞有知音者，大有逕庭，不近人情故也。蓋善根種而靈骨鍾，靈骨鍾而仙可冀。靈骨之鍾、善根之種也，不於一生二生，而於無量萬億生中種諸善根，纔出頭來，飄飄然便有出塵氣象。噫！走骨行尸，一瓶一鉢，便欲登仙，神仙中人不難得也，胡不捫己之心，與平凡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我之仙事亦無涯也，鈴也廣大變通為己任，獨高一世，鶴立雞常，人笑我為迂疏，我知我非凡俗。赤精亦松乃吾友，蓬萊方丈乃吾家。自然遭遇異人親傳至道，結合心友，一黍丹成。仙翁欲向人間留此不傳之祕旨，莫怪子期期不遇，怎生得箇這般人。

疏曰：土者，言其會極之地。壬者，言其生物之初。真一之水，未成形之氣也。真一之黍，已成形之氣也。四象各懷真土，一四成五，二三成五，四象皆土也。壬，水也，天一之所生壬在子先，為一陽之首。壬在子先者，即亥末子初也。生氣之元，五行之先，故皆始於壬也。真一子曰：真一之精，止成變化者也。其文出《金鑰匙》。莫不因此鉛汞產出，即真一之水壬也。

好把真鉛著意尋，莫教容易度光陰。

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

可謂道高龍虎伏，堪言德重鬼神欽。

已知永壽齊天地，煩惱無由更上心。

註曰：真鉛，即金丹也。地魄，在外藥則白虎是也，內藥即金丹也。天魂，在外藥則青龍是也，內藥即己身也。朱汞者，在外龍之弦氣也，在內己之真氣也。水金者，在外虎之弦氣也，在內金丹也。又謂之朱裏汞，水中銀。己上喻內外二事也。仙翁勉修真之士，速修金丹以超生死，無虛度日也。但將白虎擒龍，自有青龍制虎，二氣網縊以產金丹，既得金丹，復將此金丹吞入腹中，擒自己真氣，其自己真氣戀金丹而結聖胎也。內之真龍既降，則世外之龍虎自伏。內鍊神魂鬼魄既聖，則世外之鬼神自欽。非道隆德邵，其龍孰能與於此哉。體化純陽，壽齊天地，逍遙物外，自在人間，萬念俱空，何煩惱之有。陸

子野曰：地魄乃鉛，天魂乃汞，以鉛制汞，在彼我耳。

休鍊三黃及四神，若尋眾草便非真。

陰陽得類方交感，二八相當自合親。

潭底日紅陰怪滅，山頭月白藥苗新。

時人要識真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

註曰：三黃四神，金石草木，皆後天地生，查滓之物，安能化有形而入於無形哉。外內不可以成胎，綴花不可以結子。真一之氣，生於天地之先，杳杳冥冥，不可測度，因二八同類相當之物，合而成親，網縊交感之中，激而有象同類者，無情之情、不色之色，正謂烏肝八兩、兔髓半斤是也。此二八相當之同類，合而成親，則真一之氣歸於交感穴中，凝成黍粒，斯道妙矣。潭陰也，日陽也，潭底日紅者，陰中之陽也。陰中之陽為純陽，而無陰氣，故曰陰怪滅也。乃是虎之弦氣，謂之紅鉛。山陽也，月陰也，山頭月白者，陽中之陰也。乃龍之弦氣，初弦氣故曰藥苗新，謂之黑鉛。鉛作汞。古歌曰：紅鉛黑汞大丹頭，將紅入黑是真修。此之謂也。聖人以此二物，於一時之中，造化成一粒陽丹。在北海之中，赫然如日，光透簾幃，即時探吞入腹，點已陰汞，則一身陰邪之氣悉皆消滅，亦如曉日初自東海而升，赫然照耀，陰怪悉消滅矣。陰汞自下丹田，峰頂乍稟陽丹之氣，漸漸凝結，萌芽新嫩，故藥苗新也。亦如月之朔旦，與日相交，乍稟太陽之氣，日沒時則吐微光西方，於庚上狀若蛾眉，月光新嫩，如藥苗新也。此詠內外二藥之法象也。《西華經》曰：陽中之陰名曰媳女，陰中之陽名曰金公。此乃壺中夫婦，紫府階梯，悟之者神仙現在目前，迷之者塵沙杳隔萬里。夫外藥之真鉛真汞，即龍虎初弦之氣也。內之真鉛真汞，即金丹與己之真氣也。時人要識真鉛汞，只此是真，此外皆非真道。此二真物，能化有形而入於無形，為真人仙子。乃。若几砂几汞，豈可比倫哉。疏曰：丹經傳於世者，多用砂中抽汞名為真汞，或用朱砂名為金體。轉鍊為丹，費財既多，費歲月亦久，成功則少。縱使有成，服之喪生者多矣，皆未識真鉛真汞者也。

不識玄中顛倒顛，爭知火裏好栽蓮。

牽將白虎歸家養，產下明珠似月圓。

鰻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

草陰剝盡丹成熟，跳出樊籠壽萬年。

註曰：以人事推之，男兒固不可有孕，火裏固不可栽蓮。然神仙玄妙之道，有顛倒顛之術，輒使男兒有孕，亦猶火裏栽蓮也。何則日離為男反為女，月坎為女反為男，此顛倒顛之義也。二物顛倒，則能生丹。以丹點已陰汞而結聖胎，養就嬰兒，即是男兒有孕，亦猶火裏栽蓮，豈非顛倒顛乎。故仙翁讀《參

同契》曰：五行逆兮，丹體常靈常存。言水逆而土，土逆而木，木逆而金，金逆而火，火逆而水，此顛倒顛之深旨也。

顛倒顛之義明白也。青龍白虎，元是真一之精變為二物，分位東西，實同出而異名也。真一之精屬汞，汞為龍，在東，故真一之精居東也。白虎本是真一精之子，寄體生在西，其家在東東也。故仙翁曰：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合養，配將姪女作親情是也。金公者，鉛也。姪女者，汞也。以鉛點己之汞而結為聖胎，所以牽將白虎歸家養，配以青龍結為夫婦，產箇明珠似月圓也。○似月圓者，修丹之士，先取上西畔半輪之月，得陽金八兩。次取下東畔半輪之月，得弦水半斤。以此兩箇半輪之月，合氣而生丹，故得金丹一粒似月圓也。亦如道光禪師謂，靈丹一粒，其重一斤。此乃兩箇八兩合成一斤而言之，與仙翁月圓之意亦同。此比喻外藥法象也。及得此丹吞入己腹中，則金丹卻為白虎，又牽此白虎歸己腹中，配以己汞，然後運陰符陽火，循歷六十四卦，煅鍊成金液還丹，一粒亦重一斤，似月圓也。此比喻內藥法象也。內丹所以似月圓者，蓋運火之卦，一卦有六爻，六十四卦計三百八十四爻，象一斤三百八十四銖也。外丹所以似月圓者，一斤乃上下二弦，半輪二八之數，故似月圓也。《參同契》云：上弦兌亦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故真一子曰：上下兩弦，一，斤之數分三百八十四銖，以用運火符爻所是也。仙翁指示月圓之意，要使學者洞明造化之指，分內外二八之數，不可一槩而論之也。火非人間火也，元始之祖氣也，陰陽之氣而無質者也。亦無藥可守，謾言而已。青霞子曰：鼎鼎非金鼎，爐爐非玉爐。火從離下發，水向坎中符。三性既會合，二物自相拘。固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高象先曰：天地絪縕，男女媾精。四象五行隨輻輳，晝夜屯蒙法自然，焉用孜孜看火候。此言世間之鼎爐，乃自然鼎爐中之火也。但安神定息，任其自然，調文治武，則符刻漏不得分毫差忒，不半時辰，立得丹餌。然後復依此進退，陰符陽火，運用抽添，防危慮險，十月功圓，剝盡羣陰，體化純陽，跳出塵籠壽萬年也。此方為金液還丹也，尚未能入妙，更抱一九載，使氣歸神，方為九轉金液大還丹也。於斯時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

疏曰：汞者，太陽流珠也。得金華而結金丹，本因太陽流珠而生。太陽流珠又因東方青龍而生，故為東方之子，金公是也。金公，金丹也。本是東家之子，太陽流珠寄體於西方金華而生，張隨註《參同契》云：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象小爐鼎。一年十二月，卦氣節度、火候進退，象大爐鼎。推盪成六百篇，非世間之火也。神仙嗟凡人不識真火，故設卦爻而象之。夫卦者，火之筌蹄也。見火之用，卦爻可忘。無名子之註本此也。

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

鉛見癸生急須採，金逢望遠不堪嘗。

送歸土釜牢封固，次入疏珠廡配當。

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

註曰：《西華經》曰：藥生西方，收歸戊己。探及其時，下功有日。夫西南坤地，虎生處也。坤方又是月所生之處，故日本月。是金水之精，上下兩弦合氣成丹。是以金丹藥材土產川源之處，實出於坤地也。鉛遇癸生，時將丑也。金逢望遠，月將虧也。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周天息數微微數，玉漏聲寒滴滴符。此真人口口相傳之密旨也。陸思誠作《悟真篇後序》云：以此詩傳者，多謬以鉛為若字，以金為如字，甚失仙翁旨意。鉛與金即金丹也。陸公發其 瑞救魯魚之失，祕其源懼竹帛之傳。吾儕親授師旨，當自知之。如或不然，空玄之中，去地五丈。黍米之珠，未易得也。奈何紛紛傍門，以圭丹為鉛金，在天癸時採取，真同兄戲。又有坤納癸之說，如葉文叔者，可付之一笑。蓋金丹以癸日子時下工，不得逾時過刻，是以急探也。望日既遠，月虧氣減，故不堪嘗也。蓋癸日遁得壬子時、壬壬地癸會于北方，故朱震《易傳》曰：晦日朔旦，坎月離日會于壬癸。坎月戊也，離日己也。又曰：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現丁。十五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日一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藏癸。晦日朔旦，月中坎水流戊，日中離火就己。此乃天機要旨，當以口訣，難以書傳，未遇真師，徒爾妄意強猜穿鑿而已。餌丹歸丹田土釜之中，固濟胎不泄，運火飛流珠之汞以配之，則胎結聖矣。烏肝八兩、兔髓半斤，合成一斤，故曰藥重一斤須二八也。火實無火，不過假託陰陽二氣，調停而運用耳。

疏曰：人因癸生之時，或探天癸，或遁時癸，安知《悟真》之祕旨。時將丑者，言時已過也。月將虧者，言日已過也。日時既過，鉛已息者將消，金已盈者將虧。探之無有，嘗之無效，《易》曰…水流濕，火就燥。流就者，水火之性也。戊己者，水火中之土也。水流火就，皆懷戊己以生成。壬癸者，日月藏用之地也。戊己者，日月顯明之方也。壬癸拱子，戊己拱午。子午朔望，日月魂魄，金丹之妙用也。詳見一月小周天數中。陽為火也，陰亦為火也。火實無火，乃天地日月之精氣，假託而運用之。

萬卷仙經語總同，金丹只此是根宗。

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在乾家交感宮。

莫怪天機都泄漏，只緣學者自愚蒙。

若人了得詩中意，立見三清太上翁。

註曰：萬卷仙經，至當歸一，莫不以龍虎二八初弦之氣為丹之質，但依坤母生成之理逆而修之，得丹之後，種在乾父交感之官，以運符火。修丹至要

，不出鉛火二字，鉛火為大丹之本。仙翁於此泄盡天機，學者皓首迷蒙，何不近取諸身，以明至道，結成一黍，立賓于天。疏曰：崔公《入藥鏡》云：產在坤，種在乾是也。產在坤，先天氣外藥也。種在乾，後天氣內藥也。坤母生成之理，坤位西南，月出於庚，金水生成，兩弦妙用，此產在坤也。乾父交感之官，中官北海，猶乾之在西北，餌丹於中，鉛汞交感，以成變化，此種在乾也。鉛者，白虎也。火者，青龍也。白虎之弦氣鉛，亦為水青龍之弦氣火，非凡火。鉛者，月之精，生於水，成於金，有質而有氣，天地妙化之根也。火者，日之精，生於木，克於金，有氣而無質，天地發生之本也。故曰修丹之要、大丹之本，不出鉛火也。陸子野曰：地為坤位，我是乾宗。藉彼坤中生物之氣，自種靈根於家國之下，以成聖胎爾。萬卷千經理不過此也。

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

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

戊己自歸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

是知太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聖基。

註曰：三五一，不離龍虎也。龍屬木，木數三，居東。木能生火，故龍之弦氣屬火。火數二，居南。二物同源，故三與二合成一五也。虎屬金，金數四，居西。金能生水，放虎之弦氣屬水，水數一，居北。二物同官，故四與一合成二五也。二物之五交於戊己之中官，中宮屬土，土生數五，是為三五也。三五合而成丹，丹者，一也，故曰三五一也。此三箇字，自古迄今，能合三五一而成丹，能了達嬰兒者，實稀有也。一即金丹也。嬰兒者，即丹也。丹是一，一是真一之氣，天地之母氣也。己之真氣，天地之子氣也。以母氣咽歸五內，以伏子氣，猶貓伏鼠而不走也。子母之氣相戀，於胞胎之中結成嬰兒之一，故曰太一含真氣，言含真一之氣，如人懷胎十月滿足，然後降生聖胎，亦如之十月功圓，自然神聖，故曰十月胎圓入聖基。後人以腎為嬰兒，安有如此之功。

疏曰：一二三四五生數，生則有兆而未成形，非世間有質之五行，天地虛無之氣，此為先天。六七八九十屆成數，成則有形，非先天無質之五行，此為後天。天一地四為五，合中五成十。天三地二為五，合中五成十。兩五相偶，亦合為天數二十有五。金丹因先天五行成丹，故只取五行生數。腎為嬰兒，心為妮女，出於內外二景。存想神鬼之法皆陰也，是以無功焉。右分內藥。

五一實四韻一首以象太一之奇

女子著青衣，郎君披素練。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一作夫婦若相逢恩情自相戀。一霎火焰飛，真人自出現。

註曰：女子者，龍之弦氣也，陽中之陰，故曰女子，又名木姬。生於青龍

，故著青衣也。郎君者，虎之弦氣也，陰中之陽，故曰郎君，又名金郎。生於白虎，故披素練也。有質可見者，後天地生滓質之物類也，以其有質，故可見而不可用也。無形可睹者，龍虎二八初弦之氣也，以其有氣而無質，故不可見而可用也，實探鉛之樞機也。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者，混元真一之氣也，生於天地之先不可測度。恍惚中有物者，龍之弦氣也。杳冥中有精者，虎之弦氣也。二孩之氣在於恍惚之中、杳冥之內，網縊相逢，磅礪相戀。故得真一之氣靈非有，變而為一黍之珠，此無中生有之妙也。真人者，金丹也。聖人將一年火候獲於一箇時辰中，又於一箇時辰中分為六候，先於兩候中運火煅鍊，立得真一之氣，結成一粒之珠，現在北海之中，大如黍米。豈非一霎時火，真人自出現乎。此道至妙至玄，苟非遭遇真師，口授真訣，其孰能與於此哉。仙翁詠此一章，所以五言四韻一首，表五行四象而成一粒之黍珠也。丹雖是真一之氣所變，苟不因龍虎二弦之氣相交，則亦不能成丹矣。蓋龍虎并二弦者四象，四象交會於中宮而成丹。丹土也，乃真五行也。老君曰：五行即是藥，四象不可闕是也。故五行四象合而成丹，所以仙翁曰五言四韻一首，以象太一之奇者，此也。陽子曰：此詩八句，括盡一部丹經之妙用。首句是乾家事為木汞，屬我。二句是兌家事為鉛，屬他。三句則生人物矣，四句可以鍊丹，五句為入室下功，六句乃防危杜險，七句即丹成九轉，八句為行滿三千。仙師布流此詩者，惟欲指出先天混元真一之氣，即太一所舍之物氣，學者可不求師乎。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三竟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四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絕句六十四首以按六十四卦

赫赫金丹一日成，古仙實語信堪聽。

若言九載三年者，總是推延擬日程。

註曰：金丹大藥，下工不逾半時辰，立得吞餌。此言一日者，皆聖人促一年氣候於一月之中，又促一月氣候於一日之中，又促一日氣候於一時之中。通而言之，謂之一日成仙也。故仙翁曰：以時易日法神功是也。金丹入口，立躋聖地，明驗如之速，豈三年九載，遷延歲月，以擬日程乎。古仙張果老詩曰：赫赫金丹一日成，黃芽不離水銀坑。功成雖未三週變，開爐已覺放光明。即此道也。上陽子曰：鍊丹之法，要知他家活子時也。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

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

守城野戰知凶吉，增得靈砂滿鼎紅。

註曰：太陽太陰，一月一次相交，人知而則之，移一月為一日，移日聖為

一時。守城則沐浴罷功，野戰則龍虎交鬥。神功者，進水之度也。苟或陰陽錯亂，日月乖戾，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閑靜而不應。有道之士，進退水火知吉凶，旋斗歷箕時合天度，自然靈胎密運，神鼎增輝矣。

疏曰：以時易日者，時中自有子午，其陰陽始終，皆與天地日月同度。箕斗之纏在艮寅之位，陽火在子，火丑未暢，東北艮鄉，去寅不遠。太陰魄藏亦在艮鄉，箕斗之宿，又為火長生之位，皆與同度。《參同契》云：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是也旋而右轉，為三日，月生於震庚。旋而左轉，為正月，火生於寅月，卦為泰。

月纔天際半輪明，早有龍吟虎嘯聲。

便好用工修二八，一時辰內管丹成。

註曰：月之半輪者，一八之數也。仙翁指龍虎，皆一八之數，合而成二八也。此時水源至清，有氣而無質者也。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中止有一時，一時之中分為六候。下工不出兩候，立得金丹一粒服餌，餘四候別有妙用。此皆天機，不書竹帛，口傳心授。仙翁亦不敢成文漏露，但寓意於篇詩中，混而言之曰：一時辰內管丹成。葉文叔不明此理，不得斯衛，卻言藥成於一時，非止用一時，茫然不知指歸，私意妄揣，誠可笑也。若言非用一辰，又得轉旋日程也，奚為至簡至易耶。玄哉妙哉，斯道非人問世上可得而聞也。謹按：大丹火既，日伏睹。聖工一人始於下手工夫之際，造鉛之初，盜混元一大周天之氣，奪三萬六千之正數，聚於乾坤之鼎，會於生殺之舍，奪盡天地之數，奪盡日月之數，奪盡龍虎之數，奪盡生成之數，奪盡陰陽之數，奪盡五行之數。擒於一時辰內，制造金丹一粒，其大如黍，其重一斤，至靈至貴，至聖至神，至簡至易，為天地之精，作一身之主宰，可謂賊天、賊地、賊陰、賊陽，宇宙在乎手，萬化在乎身。成至真仙，子賓于上帝。故我仙黃曰：一時辰內管丹成，豈妄語哉，此其證也。

疏曰：半輪者，一八也。上弦之八金，陽也。下弦之八水，陰也。合二八於一時，立得金丹一粒。此神仙之親傳天地之玄機，非俗士可以妄猜。世之用一時者，或遁德合，或遁戊己，或遁癸，或取月建，或用將，或取天呈所指，或取冬至，或取陽興，或取癸降，或以意到中官，或取鑽簇七政，或取五行都聚，或取五行生旺墓，或取甲庚丙壬，或取三日四時，或用活子時，或用本生時，或陝倒生，或用日月之正中，或用日月相望，或用日月合璧，或用心腎交媾時，或取亥子人問，或取地氣三元，或取上下二弦，或取東星成室，或日月宿直，或取七元建時。皆云始於一時交媾，從此用功。世人行之未有神仙者，蓋不知一時管丹成，丹之成不出於一時之內，立得服餌，又何在推延日程耶。

先把乾坤為鼎器，後搏烏兔藥來烹。

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

註曰：日月本是乾坤精，故聖人以乾坤喻為鼎器，日月喻為藥也。乾坤即真龍真、虎也，藥物即龍虎之弦氣也。魏真人曰：鼎鼎元無鼎，藥藥元無藥。聖人假託名立象，借喻如此，其要只此真龍真虎初弦二氣，交媾凝鍊，真一之精，結於北海中官之內。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黃道即中官，金丹凝結生成之處也。

疏曰：仙經此云以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乾坤、坎離、鼎器、藥物一類，向無形無名，只以乾坤真龍虎，此金丹外龍虎也。彭真人所註《參同契》，坎戊月精，象水中生金虎。離己日光，象火中生木龍。此金丹內龍虎也。名曰體異，皆借喻也。二物若龍歸黃道，自然交媾成丹，蠻強分何者，為龍虎之定體，但息不能知黃道媒合爾。

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

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往還。

註曰：《參同契》曰：離己日光，坎戊月精。故離之己，象龍之弦氣也。坎之戊，象虎之弦氣也。未戊與己，是真土之一體，分居龍虎二體之中，故曰彼此懷真土也。龍虎苟無土，安能合併四象，會於土而成丹也哉。只緣彼此各有土氣，二土乃合併而成刀圭。是以龍虎交，則戊己合也。戊己合為一體，則四象合而成丹也，所以金丹有返還者也。呂真人云：二物會時，為道本五行全處，得丹名者此也。

疏曰：離陽也，己陰也。火以地二生，天七成，中含五土。火內暗外明，離卦中虛，皆陽含陰也。坎陰戊陽也，水以天一生，地六成，中含五土。水外暗內明，坎卦中實，皆陰含陽也。坎中有金，離中有木，為四象。坎中流戊，離中就己，各懷真土。四象合，則戊己陰陽二土會而為一，則五行全矣。返本還源，七返九還，金丹即成。

日居離位反為女，坎配蟾宮卻是男。

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

註曰：日中烏屬陰，故為離女。月中兔屬陽，故為坎男。苟不知顛倒之妙，徒自高談，亦猶以管窺天者也。

疏曰：顛倒者，不以陰為陽，是為陰中取陽。不以陽為陰，是以陽中取陰。陰為陰，陽為陽，順行者，世之常道也。陰取陽，陽取陰，逆行者，仙之盜機也。五行顛倒，陰陽互用，世罕知之，故曰五行逆兮，丹體常靈常存。又曰皆因兄產母，此之謂也。天下之兔皆牝，惟月中兔皆牡，兔望月成孕，故知月兔屬陽。

震龍汞出自離鄉，兌虎金生在北方。

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註曰：汞為震龍，屬木。木生火，木為火母，火為木子，此常道之順也。及乎朱砂屬火，火為離，汞自砂中出，卻是火返能生木，故曰兒產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顛倒衛，龍從火裏出是也。仙翁所以言汞生離，不言砂中汞生者，蓋砂中汞謂之真汞，又曰火中汞。故取其真汞而言之，是以言汞而不言砂也。鉛為兌虎，屬金。金生水，金為水母，水為金子，此常道之順也。及乎黑鉛屬水，水為坎，銀自鉛中生，卻是水返能生金，故曰兒產母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是也。仙翁所以言鉛生在坎，不言銀生者，蓋鉛中銀謂之真鉛，又曰水之鉛。故取其真鉛而言之，是以言鉛而不言銀也。二物互相生產而成四象，會合中央而成五行。五行合，則金丹結也。故曰五行全要入中央。中央，即中宮太極也。後人以心腎氣液為龍虎、鉛汞，言虎是腎之氣，而腎屬水為虎，向水中生。言龍是心之液，而心屬火為龍，從火裏出。此言有同兒戲爾，欲成大藥，豈可戾乎。

疏曰：或問予曰：養命者，皆以心腎為龍虎，鉛汞氣液為水火，冀其升降交媾，以結聖胎。至於施肩吾所編《鍾呂傳道集》亦云：腎中生氣，氣中真一之水。心中生液，液中正陽之氣。內丹藥材出於心腎配合交媾，日得黍米名個金丹大藥。今《悟真篇序》乃云：分心腎為坎離，欲望結成還丹，一不亦遠乎。無名子於取坎離之詩註云：以心腎為坎離，則天地遠矣。此詩之註又云：以心腎氣液為龍虎鉛汞，有同兒戲。然則心腎氣液非金丹大藥乎，予應之曰：正陽云：心腎即非為水火，不知水火是何物。石杏林云：氣產元非腎，神居不在心。道光云：握固休推心腎。陳泥丸云：心腎元來非坎離。今《傳道集》以心腎氣液傳子母，行夫婦，為鉛汞龍虎坎離，蓋借人身心傳氣液，以曲譬陰陽，明其妙用耳。昧者不得真傳，遂一為實言，大道遠矣。何不參究《傳道集》中有，云：體用不出於陰陽，造化皆因於交媾。至哉其言乎。

嚙津納氣是人行，有物方能萬物生。

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

註曰：世人所謂嚙津納氣者，皆後天地生，至陰之物也，非真服氣也。夫真服氣者，先伏而後服氣也。經曰：伏氣不復氣，不服順服氣。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氣是也。夫真一之氣，混於杳冥恍惚之中，難求難見，聖人以法伏之，故得杳冥中有精，恍惚中有物，變化煅鍊成丹，服歸丹田之中，則萬物化生也。故曰有物方能萬物生也，以其有真種子故也。若無真種子，萬般作用，勞而無功，空鑪水火，望作何為。所為真種子，即真鉛也。

疏曰：運金液入腦，自上將入丹田，亦是嚙津也。運外陰陽真氣，亦是納

氣也。非以嚙津納氣為非，特以無真種子，則徒勞無功。若無真種，則嚙者嚙純陰之精，納者納後天之氣。內無後天之母氣，則天地陰陽、之真氣，不與一身之子氣相戀合而凝結矣。伏者，如貓捕鼠，制而伏之，不敢動也。服者，如魚吞水，入者即出，不能存也。又曰伏者，伏天地之氣，結而成丹也。服天地之氣，結而成丹，吞入丹田，而後陰符陽火，天地皆歸以育金液還丹，而成聖胎也。

華嶽巖前雄虎嘯，扶桑海底牝龍吟。

黃婆日解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心。

註曰：華嶽者，西山月出之處，以象虎也。雄虎，乃虎之弦氣也，陰中之陽，故號於雄虎也。扶桑者，東方日出之處，以象龍也。牝龍，乃龍之弦氣也，陽中之陰，故號於牝龍也。二物間隔，在東在西。媒者，黃婆使之交合，結為夫婦，以產玄珠黃芽也。

疏曰：《參同契》龍呼虎吸、龍夫虎妻，以二物之本體相剋，而為雌雄。《悟真篇》雄虎牝龍，以二物之陰陽相交，而為雌雄。是以龍虎互為雌雄，不可以一言論也。

調和鉛汞要成丹，大小無傷兩國全。

若問真鉛何物是，蟾光終日照西川。

註曰：驅龍則火汞飛揚，駕虎則水鉛閃鍊，網緼造化一粒黍米，先天氣成，何傷之有，故曰大小無傷兩國全也。夫龍大虎小，陽尊陰卑之義也。金丹因上下兩弦金水溶成，名曰真鉛。蟾光者，金水之精，屬陰也。經曰：照者，與日交光之旨，象陰陽交合之義。西者，金方也。川者，水也。聖人於八月十五日，合金水二氣，結成金。液之精者此也。月上弦屬水，下弦屬金，故仙翁以西若金之方，以川為水之體。然月。未嘗能終日照，惟下弦之月，日初出現，來畔金之光，於南方丙上，至日午時，沒於西方庚。上弦之月，日午時現西畔半輪，水之光出於東方甲上，至日沒時，升到南方丁上。兩箇半輪月，合為金水圓圖之光，共成終日之照。喻如龍虎合兩孩之氣而生丹也。故曰若問真鉛何物是，蟾光終日照西川也。

疏曰：上下二弦月與日相照於晝，取其金水之至清也。望日月與日相望於夜，取其金水之至旺也，清者有氣而無質也，旺者無質而有質也。清時二八互為陰顯，旺時二八全為一體，則而象之，金丹立成。上經云上弦金半斤，今日上弦屬水。上經云下弦水半斤，今日下弦屬金。是知上弦金半斤，無月之日者一半。上弦屬水，言月之黑者一半。白者金，黑者水，故互言之，以顯二弦金水各半斤，而成二八之妙。下弦亦然，或者不其妙，則疑之矣。

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雞當以卵為之。

萬般非類徒為巧，爭似真鉛合聖機。

註曰：竹器破矣，用金木之類補之可乎。此又以竹補之，然後器用完也。雖將覆矣，土石之物抱之可乎。此又以卵覆之，然後穀音生焉。陶真人曰：竹斷須竹續，木破須木補。屋破用瓦蓋，人衰以類生。修真者若非同類，功用徒勞。《參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類難為巧。欲作服食仙，當以同類者。蓋人察天地之秀氣以有生，真鉛是天地之母氣，託同類之物，孕而育之。故真鉛為母氣，我真氣為子氣，豈非同類之至妙者乎。是以合至聖之深機，自然之大道也。

疏曰：陶真人名植，有別錄三品至藥秘傳於世。唐敬宗朝，寶曆元年八月十五日，浙東明州鄞縣四明山大梅峰梅福仙人臺上，白日上升，具有碑記在臺下。

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虛無合自然。

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註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故強名之曰道，強名之曰混元真一之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聖人以同類二八初弦之氣，感而遂通，降靈象空玄之中，一粒如黍，餌在腹中，立乾己汞，化為純陽之軀，與天地同久。朝元子曰：死生盡道由天地性命，元來屬汞鉛，此非我命在我不在天乎。

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

兩手捉來令死鬥，化成一片紫金霜。

註曰：此言外象也，釋在前律詩：五行全處龍虎蟠註內。紫金霜，即金丹也。海蟾翁曰：左手捉住青龍頭，右手拽住白虎尾。一時將來一口吞，思量此物是甘美。算來只是水中金，妙達玄機真要理。此其證也。或有未聞至道者，以意亂猜，以兩手作兩獸解，可笑也哉，遠之遠矣。

安爐立鼎法乾坤，緞鍊精華制魄魂。

聚散網組成變化，敢將玄妙等閑論。

註曰：積諸陽氣為天，在上而不潤下。積諸陰氣為地，在下而不炎上。即天地不交也。不交，焉能造化而生萬物也哉。蓋天雖為至陽之物，而有一陰之氣在其中，故能降地。地雖是至陰之物，而有一陽之氣在其中，故能升天。二氣網縊，萬物化醇，此以二氣交合而成變化。金丹之道，安爐立鼎，煖鍊精華，以制魂魄，莫不取法於天地子母。歌曰：精交無用藥，氣合無言語。金丹以氣與類，結而成之，故曰藥逢氣類方成象也。始自無中生有，復自有中生無。無形而能變化，是以變化無窮，此乃天機，安敢饒舌。

疏曰：始自無中生有，此言外藥，憑虛無真一之氣，無質生質。非是有中生有，以有質之物而為之也。復自有中生無，此言內藥因外藥成象，吞入五內

，點化四肢百骸之有形而為氣也。無形而能變化，此言內外既成，化氣成神，抱元九載，神而無形，變化不測。人能知無中有至道，則可漸次而化矣。

俗謂常言合至道，宜向其中細尋討。

能於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

註曰：真鉛真汞，不為日用之問，顛倒修之，大地塵沙盡成寶。古歌曰：朝朝只在君家舍，日日隨君君不知。

異名同出少人知，兩者玄玄是要機。

保命全形明損益，紫金丹藥最靈奇。

註曰：；太上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方其無也，真一之氣不可見也，故為天地之始。及其有也，真一之氣化而為黍，現於空玄之中，故為萬物之母。在天日離為汞，在地日坎為鉛。其本則同，其出則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修真之功，執此二者玄機，以明損益，以治修身，則形可全而命可保也。所謂二者，陰陽二氣而已。所謂損者，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是也。吁，純陽紫金之丹，立為天地之始，出為萬物之母。其日紫金丹藥最靈奇，當知仙翁歎莫不盡之深意也。

疏曰：在天日離為汞，火炎上為離。本乎天者親上，木中生火為鉛。天陽而含陰，肅肅之陰降自天。在地日坎為銀，水潤下為坎。本乎地者親下，水中生金為鉛。地陰而含陽，赫赫之陽升自地。夫天地奠位，日月成象，皆是水陰火陽二氣所變。火炎而輕清，外明內暗。水潤下而重濁，內明外暗。天地日月既有形矣，而後五行又各成形於天地之間。金擊之有火，溶之成水。木鑽之有火，絞之成水。土以火生，以水潤金。木者，非火之交也。金木土之中，水火二氣無所不在。水火不能自生人、自殺人。至於金木土不能自殺人，又待人用之，而後能此。五行之水火，又得其氣之全者也。天地萬物，皆不出乎五行，五行又不離於陰陽，陰陽同出於太極，此出同而名異也。其本則同者，玄牝之根，同出於真一之太極。其出則異者，真一之氣各分，為陰陽之玄牝，此本同而出異也。玄牝兩者同出於太極混一之氣，既成形矣，稟性得其純，分居得其所，顛倒修之，紫金丹藥可以成矣。

黑中有白曰丹母，雄裏藏雌是聖胎。

太一在爐宜慎守，三田寶聚應三台。

註曰：鉛中取銀，是為丹母。朱裏抽汞，乃為聖胎。二物能感化真一之氣，結在太一爐中。惟在精調火候，恬守規模，不使分毫差惑，方得三性會合，結成丹寶，上應三台。太一者，真一之氣也，故曰太一含真氣也。

疏曰：鉛中取銀，朱裏抽汞，皆是假借外物，以寓陰陽互用之理。世人不知，妄以修鍊服餌，妄以箋註迷作，誤人多矣。無名子於金鼎欲留朱裏汞，赤

龍黑虎合東西二詩注文，皆言亦猶鉛中銀、朱裏汞。猶者，譬如也。參三詩而深究之，乃知二物之妙，果能感化真一之氣，豈几鉛、几汞之所能為哉。

偃月爐中玉藥生，朱砂鼎內水銀平。

只因火力調和候，種得黃芽漸長成。

註曰：偃月爐者，陰爐也。中有玉藥之陽氣，虎之弦氣也。朱砂鼎者，陽鼎也。中有水銀之陰氣，即龍之弦氣也。金丹只因此二弦之火，調停和合之力，種得真一之芽，長在黃家結黍珠也。

未鍊還丹莫隱山，山中內外盡非鉛。

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時人識不全。

註曰：龍不在東淇，虎不在西山。家家自有，逆而修之，還丹可冀。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註曰：金丹造化，全藉丁公。毫髮差殊，失之千里。是以聖人傳藥不傳火，須共神仙子細論。

疏曰：朱砂黑鉛，非有質之物，真龍真虎是也。識此而不識火候，亦不成丹。道光詞云：三人同志慎忘危，進火工夫子細。陳泥丸詩云：若無同志相規覓，時恐爐中火候非。是以修持多賴真友，若使毫釐有差，丹不可成。鈴遇真師，方明大道。心傳火候，不載文字。淵乎玄機，上天所視。風生有綠，知之速修。

四象會時玄體就，五方行處紫光明。

脫胎入口通神聖，無限神龍盡失驚。

註曰：龍虎交娠，則四象會而五方行矣。四象五方會合，則真一之體結如黍珠，紫色光明矣。密運于時，奪歸入口，通聖遠神，無限神龍，孰不驚愕而欽仰也哉。

始於有作人爭覓，及至無為眾始知。

但見無為為道體，不知有作是根基。

註曰：世有學釋氏性道，執此一切有為皆是妄者，以其語毀老氏命道。此乃知其一不知其二，窺其門牆而未升堂入室者也。烏知修命之道，始於有作，鍊丹以化形，中則有為，鍊形以化氣，終則無為自在。面壁九年，抱一以空其心，以見其性，性即神也。神性一體，變現無方，九載功畢，氣自成神，神自合道。故形與神俱妙而不測，神與道合而無形。形既無已，可得謂之有為有作而為幻化乎。安知性非命，命非性耶。強而分之曰性、曰命二混而一之，未始有以異也。故自有作以至於無作，有為以至於無為，有形以至於無形也。斯道至大，非中下根氣所能知。故仙翁作詩以示後學，勿但見無為為要妙，而不知有為為有作，實無為為無作之根基也。別本註曰：始於有作人爭覓者，於一

陽來復之時，取兩弦金水之氣，人須有知覺者，雖鬼神莫能知，著龜莫能測也。及乎金丹成就，變化無窮，則眾人不得而知也。人但見無為之為要妙，又豈知採取陰陽，凝結鉛汞，實在於起首下手之立根基而有作也哉。

疏曰：有為無為，分性命二宗。先須循序各備，自始而中，自中而終。結丹一時，懷胎十月，抱一九載，方能混而一之為無形之妙，方能至於命非性、性非命之玄矣。世人混以性宗為金丹命術，既無自悟之真空，詛以口耳之學，棄有執無之頑空，以敵生死，以為本來天性是金丹者多矣，安能各盡性命之大道乎。

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精。

有無由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

註曰：恍惚之中有象者，龍之弦氣也。杳冥之內有精者，虎之弦氣也。二弦皆有氣而無質者也。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真一之氣也。真一之氣，至靈而無形者也。真一子曰：無者，龍也。有者，虎也。無者，汞氣也。有者，鉛氣也。無因有激之而有象，有因無感之而有靈。故得黍珠懸空，紫霜耀日也。彼哉兀兀存想塵埃心地者，亦可悲矣。

疏曰：《參同契》云：有無相制，上閑則稱有，下閑則稱無。彭真人通二十義，分作兩義解之。今無名子引有無相制意義，此乃大丹之要祕，在鉛火二字之義。今詳此詩，上列恍惚杳冥，下總以有無，則當從上閑、下閑之義，然則又不可拘於註文也。有無相制，《金碧上經》云：以為兩無宗一有矣。達士悟道，豈在執文，若能透徹，隨用皆合。

歐冶親傳鑄劍方，鎖娜金水配柔剛。

鍊成便會知人意，萬里誅凶一電光。

註曰：歐冶鑄劍，天常遣神女為之傳爐，制以金水，配以柔剛，鍊成寶劍之後，誅凶剪惡一電光，頃其靈如此。聖所作還丹，鑄劍亦如之。以天地為爐冶，以陰陽為水火，配以五行，制以神氣，鍊成之後，能曲能直，能柔能剛，能善能惡，能圓能方。心有所思，意有所適，則已知人之意，而飛動誅剪一電光耳。此乃自然神劍也。修丹之士若無此劍，猶取魚兔而無荃蹄也。仙黃託歐冶鑄劍之事而言之，實玄珠之罔象也。罔象者，天機祕訣也。

疏曰：鍊鑄之劍，用所當用。自然之劍，乃還丹還質變化之神，亦猶歐冶所鑄之劍，而有靈神也。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四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五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內外藥

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為主我為賓。

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

註曰：此章明火候作用也。將者，火也。左為文火，右為武火。聖人縮一年火候於一月之內，縮一月火候於一日之中。夫運火自子至巳六辰屬陽，蒙春夏發生之德，故為文火，居左謂之陽火。自午至亥六辰屬陰，蒙秋冬肅殺之刑，故為武火，居右謂之陰符。饒他為主我為賓者，主為陽而雄，好爭也。賓為陰而雌，好靜也。即是守雌而不雄，持靜而不爭，此慮險防危之意，畏敬之至也。兵法曰：以逸待勞。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之謂也。道之用，存乎水火。水火之用，存乎人。先言刻漏以分子午，次接陰陽以為化基，搬六十四卦於陰符，鼓二十四氣於陽火。天關在手，地軸由心。回七十二侯之要津，鑽歸鼎內。奪三千六百之正氣，輻奏胎中。運用有方，抽添有序。動則防危慮險，靡敢差武毫釐。外接陰陽之符，內生真一之體。苟或運心不謹，節候差殊，致使媿女逃亡，鼎內靈胎不結，而還丹無價之珍失之矣。修丹之士，臨陣可不守雌，而敢於輕敵乎。上陽子曰：左為我，右為彼，饒他為主我為賓。若使居上而我在下，彼欲動而我欲靜也。

疏曰：自子至巳左為文火，自午至亥右為武火。以發生之德為文，肅殺之刑為武。《參同契·鼎器歌》云：首尾武中問文。其文武則又以火候之盛衰為文武矣。無名子曰：鼎器乃丹之骨髓，故併舉《鼎器歌》內文武之火候，用各有宜。此詩明內藥火候作用，非明外藥也。外藥妙用在一時，內藥妙用在一日。一時一日火候以同，而用之有異。自搬六十四卦止胎中，乃真一子序《參同契》之文。六十四卦非盡是陰符，二十四氣非盡是陽火。特舉一年之火數，總以成文耳。

休泥丹寵費工夫，鍊藥須尋偃月爐。

自有天然真火育，何須柴炭及吹噓。

註曰：葉文叔指兩腎中間為偃月爐，亦有指為兩睛者。靡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處教人，何不揣之甚耶。此爐之口仰開如偃月之狀，故謂之偃月爐，即北海也。元始之祖氣在焉，何假柴炭吹噓之耶。

疏曰：偃月爐中玉藥生，彼為陰爐外藥也，此為北海內藥也。皆假借以喻反反復復，人故反之，倘不明師旨，泥其名而迷之，鈴不通貫，難達玄理。天然真火，世於大小爐鼎之中，奪歸吾身，以產金液還丹，非身中之陰也。

玄珠有象逐陽生，陽極陰來漸剝形。

十月霜飛丹始熟，此時神鬼亦須驚。

註曰：金液還丹所以有象者，蓋自冬至住一陽火，逐陽而生金液之質，蠱夏至進陰火，剝至十月，還丹始熟。脫胎神化為純陽之仙，豈不使神鬼驚愕而

賓伏哉。

要知鍊養還丹法，自向家園下種栽。

不假吹噓并著力，自然果熟脫靈胎。

註曰：此物只自家裏同類之物也。此道甚近，初不遠人，亦猶家園下種，其物自生，其近可知。種非其類，難以成功。種得其類，易若返掌。《參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類難為功。

疏曰：前詩云：饅守藥爐看火候。又曰：自有天然真火育。今之不假吹噓并著力，其旨皆同，總言內藥作用也。又云：安爐立鼎、探歸緞鍊、太乙在爐，其旨皆同，總言外藥作用也。此物者，陽丹也。陽丹與吾同類，易而成胎。泥九云：身中一畝為家園是也。不得師傅，妄意強猜。予幸得傳，所願人人易知，同登仙果。是以因其註之未暢明，更疏其義。又以詩詞各分入類。然易知之中，又有難知者，不敢輕泄於竹帛也。學仙之士，夙有仙緣，得其書者有註、有疏，坦然明白蹊徑不差。若能悟徹，終有至大道之日。斯文仙笈所祕，自有神靈，在在處處為之營衛，可不珍藏而深究之乎。

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

到此金丹宜沐浴，若還加火必傾危。

註曰：二月為德，八月為刑，皆當沐浴，加火傾危。

疏曰：今註云：二月為德，八月為刑。又於否泰纔交萬物盈註云：二月為刑，八月為德。蓋二月於發生之德而揄筭落，德中有刑。八月為肅殺之刑而麥苗生，刑中有德。是以互言刑德。

否泰纔交萬物盈，屯蒙受卦稟生成。

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草爻漫役情。

註曰：冬夏二至為一陰一陽之首，子午二時為一日一夜之元。聖人運動陰符陽火，協天地升降之道，日月往來之理，攢簇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環列鼎中，而生真一之體。此理甚簡，其功不繁，無可云為，故托諸卦象，分於一月三十日之中，以闡玄機，以明火用。爻象者，筌蹄也。屯蒙為衆卦之首，以象運火生成之始，造化稟受之源，故朝以屯，暮以蒙。否泰者，陰升陽降於四時之中，至二月春分之節，陽氣升於天地之中，陰陽相半，不寒不熱為溫，故為泰卦，亦如月之上弦氣候也。此時陰陽二氣自然相交，故聖人不進火，謂之沐浴也。至八月秋分之節，陰氣降到天地之中，亦陰陽相半，不熱不寒而涼，故為否卦，亦如月之下弦之氣候也。此時陰陽二氣自然相交，故聖人進水，不亦謂之沐浴也。故仙翁曰：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二月為刑，八月為德故也。修丹之士，若能於此四卦之中得意，何必執滯羣爻而勞心役思哉。仙翁慈悲，直指其捷徑如此。

疏曰：否泰者，沐浴之月。一年十二月，用十月結胎，除兩月沐浴。屯蒙者，日月兩卦也。兩卦共十二爻，以象一日十二時。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牝牡四卦，只用六十卦，以應一月三十日。以天地八萬四千里升降之理，至春秋二分，恰行二萬四千里，正在天地之中。故借否泰二卦，陰陽上下兩停以喻之。是以日之晝夜時刻，二八月亦兩停。月之上下二弦，亦金水各半斤。若以月卦論人，陰陽進退之節，泰為正月，否為七月，不在二月之卦。《參同契》云：大壯卯門觀察，仲秋以息符候。二八月乃大壯觀卦矣。彭真人於泰之註則云：陰陽氣停，夫婦交接。於否之註：天地俱息，陰陽不交。蓋兩停則不交，一多一少則交。陽上陰下則不交，陰下陽上則交。此物之理也。既知其理，則不爻泥卦爻以役情矣。

卦中設法本儀刑，得象忘言意自明。

舉世迷人惟泥象，卻行卦氣望飛昇。

註曰：卦象者，火之筌蹄也。魏伯陽真人因讀易而悟金丹作用，與易道一洞，故作《參同契》，演大易卦象，以明丹旨，開示後人。故比喻乾坤為鼎器，象靈胎神室在我丹田中也。又以坎離喻為藥物，象鉛汞之在靈胎神室中也。夫乾坤為眾卦之父母，坎離為乾坤之真精，故以四卦居於中官，猶靈胎鉛汞在丹田中也。處中以制外，故四卦不係運火之數。其餘諸卦，並分在一月之中，搬運符火，始於屯蒙，終於既未。周而復始，如車之輪運轉不已。一日兩卦直事，三十日計六十卦。連乾坤坎離四卦為鼎器、藥物，共六十四卦，總三百八十四爻，象一年并閏餘，共三百八十四爻也。又象金丹二八一斤之數，一斤計三百八十四銖。此皆比喻設象如此，學者觀此卦象，可以悟運火之作用。苟明火用，卦象皆可忘言而無用也。今之學者不曉此旨，而反泥此以行卦氣，勞形苦思而望飛升，不亦愚乎。得魚忘荃，得兔忘蹄，今反泥荃蹄而為魚兔，去道愈遠矣。鍾離公曰：大道安能以語通，伯陽假《易》作《參同》。後人不識神仙喻，妄執荃蹄便下工。此其證也。

疏曰：世傳卦氣圖分六十卦，每爻以息數准之，為水火陰陽之，則泥象行之。焉知金丹大道，以卦為荃蹄也。夫六十卦，皆本於乾坤之純陰陽而變，獨坎離得乾坤中氣而正，故除此四卦為牝牡，乾坤為體，坎離為用，六十四卦為符，分為鼎器藥物，總為周天火候。丹道與天地同，《易》象與天地合，故假易以明道。

未鍊還丹須急鍊，鍊了還須知止足。

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禍辱。

註曰：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竭。方其至也，滿純乾重。一斤。逮至弱冠，汞走一兩。歲當三十，汞走四兩。歲當六十，剝狀及膚。八八數終

，純坤傳盡。烏飛兔走，時不待人。活汞須藉鉛擒，還丹急須下手。鍊之既畢，抱一守誠。若不知足，持不已之心，反遭禍辱。鍾離公曰：丹熟不須行火候，更行火候又傷丹。只宜保守無虧損，渴飲饑養困則眠。更能明心見性，面壁九年，斯道愈弘矣。

疏曰：呂純陽六十四歲遇正陽，葛仙翁六十四歲遇鄭真人，馬自然六十四歲遇海蟾，皆方修金丹之道成仙。鍊了止足，十月脫胎，即當沐浴，不待一年皆滿，不待冬至下工。《金丹四百字》云：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時，卯酒亦虛比。石杏林云：冬至不在子，沐浴非卯酉。道光云：脫胎并沐浴，攜養鎮天生是也。三仙皆於六十四歲修道，而成其所修之道何也？可得聞其略乎？予應之曰：三仙皆是壯年募道，持戒積符，至六十四方得金丹真傳，故成道之速。若夫世人嗜慾喪精，思慮損神，痕勞耗氣，真陽既失，雖聞大道於六十四歲之前，亦難成功。倘然絕慾於早年，求道於壯歲，及色身未壞，精氣未耗，遇師得旨，下手速修。如其未遇，毋搖爾精，毋勞爾形，積功累行，以伺有遇，庶幾可冀。三仙可得之道，載在方冊，可睹 瑞緒。正陽以丹數粒示純陽？曰：此非世間五金八石，乃世間異寶合成，雖有質而無形，如雲如火，如光如影，可見而不可執，服之與人，魂識合為一體，輕虛徹妙，非有形之丹。葛仙翁《流珠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區區。雲遊四海，歷涉方書。茫茫汲汲，忘寢失哺。參遍知友，燒竭汞硃。二十年內，日日長吁。吾今六十，應赴三塗。賴師傳授，元氣虛無。先定金鼎，後定玉爐。離火激發，坎水規模。玉液既潤，洞房流蘇。真人所授，要大丈夫，念茲在茲，記吾記吾。馬自然《金丹歌》曰：六十四歲皆謂休，得遇海蟾親弟子。當時為我說一句，見得從前皆亂做。元來祇此是還丹，近在眼前不知處。是歲庚子戊寅月，得遇至人親口訣。如玉在石不曾鑄，及至鑄開白如雪。內有丹，二八兩，生在丹田黃芽長。若得此物鎮丹田，壽數無窮不計年。是三仙所傳之道，與《悟真篇》同一至理。紫玄張真人在世九十六歲，於元豐五年壬戌三月初五日尸解，距熙寧二年乙酉於成都遇師傳道，是時真人年已八十有二矣。其修鍊又在六十四歲之後者，保養於平日深有功也。《黃庭經》曰：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守道誠甚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右言內藥。

取將坎內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

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

註曰：離卦☲外陽內陰，坎卦☵外陰內陽。以內陽點內陰，即成乾☰一也。譬如金丹是至陽之氣號，為陽丹，結在北海之中，即來點已陰汞，即為純乾化陽之軀。然後運火抽添進退，俱由在我心運用也。或者以圭丹為坎中之畫，此乃後天地生滓質之物，非先天地生之氣也。若以心腎為坎離，則天地遠矣

子野曰：坎中之陽，乾中之陽也。為乾動而陷為坤而成坎，乾卻為離。修鍊之法，當於坎中取其一陽歸為離位，而復其純陽之體，即作丹之法能事畢矣。

疏曰：潛藏飛躍，乾六爻之象，以喻運火抽添進退之倏爾。如《參同契》四十七章，以乾六爻分行六卦之中，以為六侯之符。圭丹者或吸婦癸，或採女花，或取童男女之氣，皆後天地滓質之物，人氣雖清，亦是陰類，安能點化純陰之軀為純陽之仙哉。又自以為以人補人為同類，是不知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基吾其體，其生身受氣之初，豈在於兩腎中問及產戶乎。天地靈根，陰陽聖母，乃為還丹之基，此同類也。

不識陽陰及主賓，知他那箇是疏親。

房中空閉尾聞穴，誤殺閻浮多少人。

註曰：鍾離曰：四大一身都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蓋陽精是真一之精，至陽之氣，號曰陽丹也。自己之真氣屬陰，為一身之主，以養百體，及陽丹自外來，以制己之陰汞，即是陽丹返為主也，而自己陰汞返為客也。二物相戀，結為金砂，自然不飛不走，然後加火鍊成金液還丹也。故陽丹在外謂之疏，己之真氣在內謂之親。反此親疏，以定賓主，即道成矣。迷塗之人，不達此理，卻行房中御女之術，強閉精氣，謂之鍊陰丹，將欲延年，反爾促壽，是猶抱薪以投火者也。《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鈴剋。可不慎乎。

疏曰：賓反為主，疏反為親，皆顛倒顛之妙。閉尾聞者，亦以為黃河逆流顛倒之術，喪生者多矣。

用鉛不得用凡鉛，用了真鉛也棄捐。

此是用鉛真妙訣，用鉛不用是誠言。

註曰：凡鉛，是後天地生滓質之物也。真鉛，是真一之氣也。夫人元陽真氣逐日飛散，無由凝聚以結聖胎，故聖人鍊真鉛取而伏之，凝結成砂，逐日運火，漸漸添汞，汞漸漸多，鉛氣漸散，抽鉛添汞，其妙如此。十月火足，六十卦終，鉛氣飛浮，如明窗中射日之塵，片片浮而去。九載抱一，元氣浮盡，只留得一味乾水銀也。鉛盡汞乾，化為金液大還丹也。體變純陽，與天齊年，故日用了真鉛也棄捐。用鉛不用鉛之語，豈虛語哉。聞道至此，當以心盟天，日師恩難報，當成道以答師恩，若負師言，是負天地。

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

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註曰：道本虛而乃有形之氣，氣本實而乃無形之形，有無相制而一生焉。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方其未形

，沖和之氣不可見也。及其既形，輕清之氣屬陽，重濁之氣屬陰，二氣網縊，兩情交娠，日天、日地、日人，三物生焉。故易曰：天地網縊，萬物化醇。男女娠精，萬物化生。至人探斯之噴而知源，顛倒陶鎔，逆施造化，賊天地，窮斯之神而知化，盜陰陽之精氣以為火，故能返其本，還其源。顛倒陶鎔，逆施造化，賊天地之母氣以為丹，盜陰陽之精氣以為火，鍊形返歸於一氣，鍊氣復歸於虛元，故得身與道合，冥妙無形，變化無窮，隱顯莫測，號曰真人。

疏曰：丹是母氣，火是精氣。母氣是精氣之未分，精氣是母氣之已分。火藥一也。真一之母氣藏於陰陽精神之中，不可得見，盜陰陽精而求之，則真一之氣可得。石杏林曰藥是先天氣，火尋太陽精，能知藥取火，定裏見丹成是也。王道人曰：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

雪山一味好醞酬，傾入東陽造化爐。

若遇崑崙西北去，張騫始得見麻姑。

註曰：雪山，白色，西方金之象，即金丹也。金丹一粒，味若醞酬，取而餌之，入我丹田造化爐中也。崑崙山在海水之中，故人崑崙實發火之處也。崑崙頂上有門，謂之玄門，即天門也。天門在西北乾位，故仙翁曰：種向乾家交感官。是以過西北處去，則張騫見麻姑矣。張騫，男子也，象乾卦，為陽火，又象真汞。麻姑，婦女也，象坤卦位，為陰符，又象真鉛也。此言若過崑崙發火，自玄門而入，則鼎內真汞始得見真鉛，而有變化也。方其真鉛內融真火，外接坤象變乾象，陽火逐陰符，兩火交進，鉛汞凝結，神仙之道根本於此。張騫乘槎過天河，遇女宿，取其陰陽交相會遇之義，為託言之耳。

疏曰：外火者，天地之真氣。內火者，元海之祖氣。內融外接，二火交通，而後汞鉛凝結，聖胎可成。

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

採得歸來爐內緞，鍊成溫養似烹鮮。

註曰：月至三十日，陽魂之金喪盡，陰魄之火盈輪，是以純陰天光也，法象坤卦☷，故曰晦。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中，合體而行同出同沒。至初二日，借太陽之光而有娠，漸漸相離。至初三日日沒時，即娥眉於西方庚上，於純陰中生一陽，魄中生魂，象震卦☳。此時陽魂之金初生，藥苗新也。至初八日，二陽生，兌卦☱。此時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日上弦也。此之前屬陰，其後屬陽。陰中陽半，得水中之金八兩，其味平平，其氣象全。至十五日，三陽備，象乾卦☰。此時陰魄之水消盡，陽魂之金盈輪，是以團圓純陽而無陰也，故曰望。夫陽極則陰生，故十六日於純陽輪中生一陰，魂中生魄，象巽卦☴。漸漸缺至二十三日，二陰生，象艮卦☶。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

日下弦也。此之前屬陽，其後屬陰。陽中陰半，得金中之水半斤，其味平平，其氣象全故。聖人探此二八金水之精，擒歸造化爐中，烹鍊真一之氣，變化黍粒，吞歸五內，復運火溫養烹煎，而成金液還丹。全藉陰符陽火、進退抽添，若毫髮差殊，不作丹也。仙翁於此章叮嚀反覆，使自烹煎，良有意也。

疏曰：二八取象於月之金水，六候取象於月之盈虧。金，陽也。水，陰也。二氣之氣，陰陽之火也。五日為一候，五行之數全也。前弦後者，論上弦之前陰後陽，金水各半斤，二八也。後弦前者，論下弦之前陽後陰，金水亦各半斤，二八也。上下二弦，亦皆二八。聖人二八金水之精，上下二弦各取二八，藥味平，氣象全，故能結丹也。人誤以為望者多矣。望日則月盈，乾甲戌陽金一斤之滿，此二八之妙，非遇真師，焉知其妙用。上下二弦各取金水八兩，二八之正旨，每弦皆有金水二八之玄也。

詫女遊從各有方，前行須短後須長。

歸來卻入黃婆舍，嫁箇金翁作老郎。

註曰：妮女，汞也。謂之汞火遊從有方，前行是外藥作用，後行是內藥作用。有此兩用。故曰遊從各有方也。聖人下工鍊金丹之初，運汞火不出於半箇時辰，立得真一之精，鍊成黍米而吞服之，故曰前行須短也。及乎服丹之後，運以汞火，卻行十月之功，故曰後行須長者此也。黃婆在內象即金胎神室也，金翁即真鉛也，老郎即純陽之象也。其汞因外運火，飛入神室中，配合真鉛相交想戀，化為純陽之體，故曰嫁箇金翁作老郎也。歸來者，取其收入中官之義也。

疏曰：外藥之火日汞，火內之火亦日汞。火在前藥則固，汞火凝而真鉛生。在內藥則因己汞火，又因外汞火，配合真鉛，而聖胎生。故總曰妮女，而遊從各有方。詞之本是水銀一味，周遊遍歷諸身，水銀即汞火也。陸子野曰：媳女，自己之陰汞也。前行順去也，退後逆歸也。順去則片餉之間，陷若於彼。逆歸自下而上，周流一身，落于中官，則與鉛合而結聖胎矣。

陳上陽子曰：妮女是己之精。遊行有方者，精有所行之熟法。常人每精虧，少几交感，激拐一身之骨脈，攪動一身之精髓，情慾纔動，心君亦淫，三尸搬於上，七魄催於下。方得精自兩經而上，由五臟升泥丸，與髓同下，自夾脊雙關至外腎交垢。此為五濁世間法，此謂遊行自有方，此內常道之順。金丹則不然，行顛倒之法，持逆順之道。大修行人鍊此純熟，身心不動，魂魄受制，情慾不干，精氣滿盈，如聚富之家，何處不有金玉。待彼一陽初動之時，先天真陽將至，則我一身之精氣不同，只於內腎之下，就近便處，運一點真汞以迎之，此謂前行短也。真鉛既度，鵲橋之束，汞與混合，卻道真鉛升槐鱸之束，由雙關夾脊上於泥丸，遍九官，注雙目，降金橋，下重樓，為入神官冶鍊。

此為遊行自有方，此謂後須長。然後歸黃庭神室交結成丹，此謂歸來入黃婆舍而嫁金翁也，此謂之顛倒五行而逆修也。

八月十五骀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

若到一陽來起復，便堪進火莫延遲。

註曰：八月十五，正是金水氣旺之時，子時乃一陽來復之時，外內二丹，火功並進。

疏曰：八月十五望者，中也。十四日望者，大過也。十六日望者，不及也。望得其中，是為中和。

一陽纔動作丹時，鉛鼎溫溫照幌帷。

受氣之初容易識，抽添運火卻防危。

註曰：聖人窮神索隱，默知金精氣旺之時，一陽初動之際，擒龍捉虎，布武施文，誘太一真氣歸斯鉛鼎交感之中宮，溫溫孕一黍珠，赫照光透簾幃，不半箇時辰，立獲丹耳，可謂受氣之初得之容易矣。乃乎餌丹之後，運動陰符陽火，而有十月之功，始復中坤，索當變風。屯蒙起自朝昏，既未終於晦爽。運用抽添，循環不已。當斯之時，情如土木，又若死灰，防危慮險，不敢妄動，故得外接陰陽符火，內生金液之質。運轉不停，自尾間逆上泥丸，降下重樓而歸丹田土釜之中，乃金液還丹也。神驗不可名狀，是以抽添運用，安得不謹其危而慮其險乎。

疏曰：《入藥鏡》云：受氣吉，防城凶。此具旨也。後復坤者，一年十二月，陰消陽長之始終。雷風者，月生於震，虧於巽，一月六候，盈虧之終始也。屯蒙既未者，一日十二時，一月三十日，卦爻之終始，運火之功，皆合天度。

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為。

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攝兔兒。

註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哉是言也。舉世莫能知此，非真師指示，孰能曉了。亦有指兩腎之間混元一元，如葉文叔者，豈能窺測天機，而欲以此排斥他說也哉。玄牝二物，豈可以一穴言之。自開闢以來，若無此二物，安能有萬物乎。內外二丹，從此客立。聖人祕之，號曰偃月爐、懸胎鼎也。金烏者，金丹也。兔者，己之真氣也。金丹制己汞，如貓捕鼠，似鷹攔兔，不令逃遁。若以口鼻為玄牝，直饒千載吐納，轉見旭羸，爭得金烏捐兔，而成聖胎也哉。

疏曰：玄，陽也。牝，陰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坤利牝馬之貞。借玄喻陽，借牝喻陰，而日門者，萬物由此門而生死，玄牝由此門而出入。其日爐鼎，亦假借為名耳。鮑真人《玄牝歌》曰：兩腎中間一點明。故後人指兩腎

中問為混元穴，蓋不知兩腎者，亦借人身兩腎相對而生，以譬其妙。兩者同出而異名，若能交合，則其中一點黍珠一時可得，此真玄牝之門也。或者不知取譬矣，執《玄牝歌》為真，是兩腎中問。誤以口鼻玄牝，猶其膚淺。陸子野曰：前章只說箇玄牝二字，而於此章教明一箇門字，其理深妙。門者，出入往來之所也，乃陰陽交會之地。如此非得口傳心授之真，何可以見識猜度者而知之乎。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五竟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六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坎電烹轟金水方，火教崑崙陰與陽。

二物若還和合了，自然丹熟遍身香。

註曰：此章詠內外二丹法象也。坎電者，水中之火，謂之陰火，即虎之弦。玄門此言虎以陰中之火烹鍊乾龍，乾龍即發崑崙之火以應之也。二火相保，則真一之精自然凝結。即時探餌，百骸俱理，香且美矣。《參同契》曰：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返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姥女。皆非真香滿體乎。既餌丹後，復連陰陽符火，虎以陰中之火爍此玄門，龍即於崑崙教火以應之。二物和合，則金精自然運轉，自尾間歷歷然有聲，運透夾脊雙關，直上泥丸，顆顆降下重樓，其味甘美，馨香無比，自然滿身增輝。

疏曰：前所謂虎以陰中之火烹乾龍，龍教火以應之，此總言外藥之二火也。後所謂火以陰中之火，分言外藥之火也。龍教火以應之，外言內藥之火也。內外龍虎二火，其名伺其體異。蓋二火相併，則真精結。二藥和合，則金精運，真精結，外金丹成。金精運，內還丹成。故·曰：火教崑崙陰與陽，是龍之火，又分於內外之陰陽也。體物作詩體文理未能明暢。

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

真精既返黃金屋，一顆明珠永不離。

註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形也，感而遂通，若谷之應聲，故曰谷神。夫因氣而立氣，因精而生精，精能生氣，氣能生神。故氣為一身之主，一身為神氣之府。形不得神氣則不生，神氣不得形則不真。三物相須如有生也。若欲長生，根基立玄牝，然後長生可致也。萬神莫不由此二物而生，因此二物而死。實為天地之根，五行之祖，陰陽之蒂，萬化之基。聖人憑此而成外藥，藉此小變內丹，故得真精。運動不停，復還黃金玉釜之室，變為一顆靈珠明光，永不飛走，漸漸化形為氣，化氣為神，形神俱妙，隱顯莫測。

長男乍飲西方酒，少女初開北苑花。

若使青娥相見後，一時關鎖在黃家。

註曰：震為長男，青龍也。酒，陰物也，藏陰氣謂之陰火。兌為少女，白虎也。花，陽物也，藏陽氣謂之陽火。青娥媳女，謂之汞火。此皆修丹之士驅龍來就虎，虎即開北苑之花以就龍，龍飲西方之酒以就虎。龍虎吞啗交娠成象，即運青娥汞火，與龍虎二火相見，春戀之後，一時封鎖在黃家中官，而產真一之精，以成金液還丹也。黃家，即鼎爐玄關是也。

疏曰：前二句言外藥，青龍藏陰氣，白虎藏陽氣。後二句言內藥，青娥者，己之真氣也，見龍虎二氣相春戀，闡鎖在中官。別本之註又以青娥為龍之弦氣，則又是外矣。蓋前二句以言長男，不應再言，故刪之。仙翁詩配將妮女結親情，其言媳女與此同也。妮女游行各有方，又總明內外矣。各詩指意不同，不可泥名。

華池飲罷月澄輝，跨箇金龍訪紫微。

從此眾仙相識後，海田陵谷任遷移。

註曰：華池，丹也。飲罷功圓，脫胎神化，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御氣乘雲，遊乎八極，飽觀塵世，一任海變桑田，桑田變海，高谷為岸，深谷為陵也。

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

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姥女結親情。

註曰：此義已解在律詩中牽將白虎歸家養註內。蓋金丹大藥都有作用，法象有陽中之陰，復有陽而又陰者。有陰中之陽，復有陰而又陽者。又有內藥陰陽水火，外藥陰陽水火。內三性，外三性。內四象五行，外四象五行。又有內外陰陽互用。法象反反復復，不可名狀，吾儕親承玄旨，默識心通可也。如未遇真師，莫能洞曉仙翁作此詩以深明之，惟舉一陽當自得之。

疏曰：陰陽反反復復，予詳分，予金丹法象之上類中矣。

赤龍黑虎合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

復始自茲能運用，金丹誰道不成功。

註曰：東是青龍木，木生火，故龍之弦氣屬火。火居南而赤，故曰赤龍。西是白虎金，金生水，故虎之弦氣屬水，居北而黑，故號黑虎也。赤龍又曰姤女，黑虎又名金公。二物亦猶砂中汞、鉛中銀也。赤龍、黑虎合兩弦之氣，交南北東西，即是東西南北合也。四物交加於戊己真土之中，結成真土一粒如黍，吞歸五內，薰蒸達四肢，入崑崙山，入水俱來朝會，然後進陽火於復卦，退陰符於姤爻，自然運用抽添，莫不頭頭中度合丹，至道指日可成。

疏曰：龍弦氣為火，虎弦氣為水。又云金鼎有火為白虎，玉池有水為青龍。此是陰陽無定位，水火無定質，互用反復，妙理無窮。

天地盈虛自有時，審能消息始知機。

由來庚甲申明令，殺盡三尸道可期。

註曰：天地盈虛自有時者，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曰，地中有一陽氣上升，一曰升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至後五曰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二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即春分也。計九十曰，陽氣共升至天四萬二千里，至到天地之中。此時陰中陽半，為泰卦。其氣變寒，寒為溫，萬物發生之時，故為春也。自此以後，陽氣升入陽位亦如前，漸漸升至夏至之日，并前計一百八十日，共升八萬四千里乃到天也。此時陽中又有陽，為純陽乾卦。其氣變溫為熱曰夏，萬物茂盛之時，故曰盈也。夫熱極則陰生，故夏至之曰，一陰自天而降，亦一曰降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亦五曰一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即秋分曰也。計九十曰，陰氣共降四萬二千里，正到大地之中，此時陽中陰半，為否卦。其氣變熱為凍，萬物結實之時，故為秋也。自此以後，陰氣降入陰位亦如前。漸漸降至冬至之曰，共前計一百八十曰，共降八萬四千里乃到地也。此時陰中又有陰，為純陰坤卦。其氣變凍為寒，寒曰冬，萬物收藏之時，故曰虛也。聖人消息天地盈虛，因月而見。月從日生，初三日震庚生形，初八日兌丁成形。十五日乾甲盈滿，天地盈之時也。十六日巽辛受統，二十三日良丙守弦。三十日坤乙消滅，天地虛之時也。聖人能消息天地之機，故筮一年氣候在一月之中，以初一日一陽之生為冬至，分二日半六十時為三十日，當一月氣候。至上弦日，陰中陽半，即春分之日也。至十五日，得四月節氣為純陽，故月滿，陽氣盈輪，故曰盈也。至十六日陰生，為夏至。至下弦日，陽中陰半，象秋分之日也。至三十日，得十月節氣為純陰，陰氣滿輪，故曰虛也。終而復始，循環不已。聖人運動陽火陰符，一依準天地盈虛升降，循環六十四卦，由庚及甲圓缺之理。亦猶人君申明號令，戮盡陰魔，成道可期也。

疏曰：有天地之盈虛，有日月之盈虛。有聖人法象，依準天地日月之盈虛。庚甲者，進火之度，所以法度於月也。生震庚，月盈之始，陰符自此退，陽火自此進。月盈於乾甲，月虛之始，陽火自此退，陰符自此進。亦盈虛之理也。又甲木為龍，庚金為虎，亦龍虎之象也。右內外二藥。

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為虛心要識心。

不若鍊鉛先實腹，且教守取滿堂金。

註曰：汞者，精也。守汞以實腹，則金玉滿堂矣。一者，丹也。抱一以空其心，則纖塵不立矣。方其虛也，形不可以久待，鈴鍊鉛以制之。及其實也，心不可以有執，鈴抱一以空之。夫欲實其腹，祕先鍊鉛以制汞。汞乾形化，然後抱一空其心。心空形妙，與道冥一而無形矣。二理俱妙，殊塗同歸，非大聖莫能知此。滿堂金，一身之精氣也。修真之士，欲鍊鉛以實其腹，若夫鍊

鉛，宜毋搖汝精，精少則還丹不可成也。

疏曰：方其虛也，謂了性之人，既能虛心而不能固形，不鍊鉛以制之。及其實也，謂了命之士，既能固形而不能虛心，又抱一以空之。了性了命，循序各修，性命俱了，方能雙融，與道合真。非混性命為一，而以口耳之禪、旁門之衛、執於倫見而可修乎。右性命二宗。

陰符寶字逾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

今古上仙無限數，盡從此處達真詮。

註曰：二經為莘經之管轄，諸子之樞紐。古仙上聖，莫不由此二經之中達悟真詮而成大道也。右引《陰符》、《道德》二經。

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

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

註曰：五賊，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人為五常。愚謂五方，在人為五藏，在氣為五性。五常在物為五音、五行、五色、五金、五穀、五果、五味是也。《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人能見此逆而修之，則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也。察地之利在於安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而國富矣。是以聖人以身為國，以丹為君，以火為臣，以精氣為民。修丹之士，若能觀天，擒五賊，逆而修之，盜陰陽而返化，則真一之精可奪，而已之陰汞立乾矣。精固氣牢，求戰鈴勝。是以運火無差，十月功圓，則脫胎神化為真人仙子，故曰戰勝方能見聖人。

但將死戶為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

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卻生恩。

註曰：陰陽五行，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此常道也。庸夫豈知有不生之生，生則長生。不順之順，順則至順。若能明此反覆之機，則害裏生恩，男兒有孕矣。殺機者，盜機也。陸子野曰：這箇門戶，生了萬萬千千，死了萬萬千千。苟或順行生之，所以死也。如能逆用死之，所以生也。是所為殺機明反覆，害裏生恩。咦，諺云：死店活人開。

疏曰：生我者，陰陽五行。死我者，亦陰陽五行。死戶為生戶，是能反覆殺機。輕用其生，行其常道，則生我者死我矣。常人順陰陽五行則死，至人逆陰陽則生。仙者，能盜其機也。蛻其幻軀，人見其死，此不生也。純陽真身，飛騰變化，與天地同其長久，故不生之生則長生矣。顛倒五行，逆施造化，此不順也。奪得乾坤之精，復歸於無極，此順也。故不順之順，則至順矣。

火生於木木藏烽，不會鑽研莫強攻。

禍發必因斯害己，要須制伏覓金公。

註曰：火生於木，禍發鈴剋。精生於身，情動鈴瀆。不會鑽研，禍斯害己

。要須制伏，須藉金公。呂公曰：火發七戶密牢關，莫教燒破河車體。

疏曰：火生於木，鑽之大過爻焚，其木為火燼。木譬一身也，火譬元氣也。自藏真氣，以養其身。輕耗其氣，鈴喪其身。若要制伏一身之子氣，又得天地金公之母以制伏之，方能培植本根，凝結聖胎，長生久視。

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德機。

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為。

註曰：天地以四時盜萬物，故有榮枯而不能長榮。萬物以五味盜人，故有生死而不能長生。人以五行盜萬物，故有成壞而不能長存。三盜既宜，三才斯安。是以有生有死，有盛有衰，有榮有謝，有晝有夜，有往有來，有生有殺，有興有廢，有物有我，有是有非，紛紛而起，循環無端而不可測者，自然之道也。若能混此三盜而一之，反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食之，則百骸俱理，而萬化自安。萬化既安，則諸慮自息。諸慮既息，則無為之道自證矣。右引《陰符經》以明二藥。

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即長存。

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凶眾所聞。

註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本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此太上之至言也。夫人未生之前，冥然無知，混乎至朴。及其生也，稟之陰陽，受之父母。聖人逆而修之，奪先天之一氣，以為丹母。賊陰陽之真氣，以為化基鍊形，反入無形。鍊氣歸於至朴，鍊神而與道合真。故歸根復命，即長存也。能知常道而返本者，聖人也，是以長生焉。不知常道返本而妄作者，眾人也，是以招凶焉。右明《道德經》，以明二藥。

契論經歌講至真，不將火候著於文。

要知口訣通玄處，須共神仙仔細論。

註曰：火候六百篇，篇篇相似。出入貫串，與天合度。天之所祕，聖莫傳文。遭遇真師，勿自鹵莽。疏曰：火候六百篇，一月用六十卦，為六十篇，十月成六百。篇篇相似者，日日一般也。讀《參同契》萬編，將可賭也。右引《參同契》等，以明火候。

夢謁西華到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

其問簡易無多語，只是教人鍊汞鉛。

註曰：高象先忽爾魂升玉京，上帝憐之，命西華真人指示丹訣，其篇略曰：叔通從事，魏伯陽相將，笑入無為鄉，準連山作《參同契》，留為萬古丹中王。首乾坤，易門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時人不識真陰陽，茫茫天下尋龍虎。其言甚多，只是教人明真龍真虎、鍊鉛汞而已。叔通姓淳于氏。右引《指玄篇》以明鉛汞。

疏曰：《指玄篇》文字雅古，專論鉛汞。今所引乃高象先所作之歌。今撮其妙，可見《悟真》之道，與《指玄·篇》同，與所作之歌同。其歌曰：黃帝訪道崆峒室，始得玄綱未全悉。回頭蜀國訪峨眉，天皇真人指真一。莫若先敲戊己門，戊己門中有金水。金水便是黃芽根，黃芽根為萬物母。母得子兮為鼎釜，日月魂華交感時，一浮一沉珠自飛。玄珠飛到崑崙上，子欲得之憑罔象。罔象得之歸絳官，絳官蒸入肌膚紅。肌膚紅，鬢髮黑，北斗由斯落死籍。大哉九十日功成，髡佛橋山有遺跡。君不見，叔通從事，魏伯陽相將，笑入無為鄉。准連山，作參同契，留為萬古丹中王。首曰乾坤易門戶，乾道男兮坤道女。世人不識真陰陽，茫茫天下尋龍虎。日為離，月為坎，日月陰陽相吞啗。金烏死，玉兔生，萬物皆因天地感。二氣網縊男女媾，四象五行茫輻奏。晝夜屯蒙法自然，焉用孜孜看火候。探有時，取有日，探兮取兮須慎密。右引《指玄篇》，以明汞鉛。

釋氏教人修極樂，只緣極樂是金方。

大都色相惟茲實，餘二非真饒度量。

註曰：極樂冷土在西方，西者，金之方。此中惟產金丹一粒如黍，其重一斤。釋氏餌之，故有丈六金身。妙色身相，蓋亦猶金丹而產化也。丈六亦按二八之數，西方即金也。世人莫能曉此，古仙明有歌曰一。借問瞿曇是阿誰，住在西方極樂國。其中二八產金精，丈六金身從此得。若人空此幻化身，親授聖師真軌則。霎時咽罷一黍珠，立化金剛身頃刻。斯言盡之矣。外此議論，護爾度量。右釋教上乘，借喻金丹。

鑑形閉息思神法，初出艱難後坦途。

倏忽雖能游萬國，奈何屋破卻移居。

註曰：鑑形閉息思神法，乃出陰小乘之法耳。初學亦甚艱難，及其習慣純熟，坦然無礙，瞬息之間，遍遊萬國。其英靈爽妙如此，奈何其形屬陰，形殼難固，易於弊壞，不免投胎奪舍，如移居也。

陳上陽子曰：閉氣養息，一陰而已。饒經萬劫，終落空亡。此亦道也。《洞賓傳》載：一日，洞賓作一道人遊廬山開光寺，見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道人問曰：坐可了道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責癡為甚，方其坐時，謂無此心。及其遇物，不能暫忘。偶著於愛，則四種心紛然莫禦。若欲端坐，先鍊其心。既鍊其心，須伏真氣。既能伏氣，則終日睡眠而道在其中矣，豈專在坐乎。珍尚未悟，道人乃與珍歷雲堂，見一僧人酣寢，道人謂珍曰：此人平日何所為。珍曰：打坐積功，以圖成佛。道人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坐功良久，珍見睡僧頂門出一小毒蛇，長三寸餘，綠狀自左足至地遍遊，遇涕唾食之，後循上尿器中飲而去。乃出軒，外度小溝，繞花若駐玩

狀。復欲渡小溝，以水溢而返。道人當其來處，以小刀掘地迎之，蛇見退縮，尋別逕至狀右足，循僧頂門而入。睡僧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裹裳渡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復欲渡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遂回。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與珍大笑而去，謂珍曰：以狀足為門，涕澤為供，以溺為醞，以溝為江，以花木為美女，刃為賊。人之夢寢幻妄如此，人以坐為求道成佛可乎。珍曰：為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每多嘖，薰染變化，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於蛇矣，可不懼哉。五呂公也，見子精誠，故來教子。珍隨往，不知所終也。世人之兀坐修佛者視此，豈不起懼乎。

疏曰：鑑形者，懸鑑于室，存神於中而出。閉息者，閉一身之氣，如人未生在胎之時。以鴻毛著鼻上，毛不動，能十二息為小道，能一百二十息為大道，能至於千，去仙不遠。如達磨《胎息論》。智者修出入息，儀二乘坐禪法，禪定而出。思神者，存神於一處。或眉間頂上，或大洞三十九戶，或黃庭內外二氣，或修十六觀而出。諸衍皆無金丹點化，皆是陰神。

投胎奪舍及移居，舊住名為四果徒。

若會降龍并伏虎，黃金起屋幾時枯。

註曰：真金起屋，何枯之有。《度人經》曰：枯骨更生，皆起成人，而況吞黍粒之珠者哉。投胎奪舍，四果之徒，特陰靈之鬼耳。道光曰：投胎奪舍，是執空之徒。降龍伏虎，是還丹之妙。

疏曰：陰靈生識，投母胎以出世。奪舍者，他識已入胎，我奪有之以出世。移居者，借化人之生身，而投識于中。舊住者，守陰靈之性以存身，形不入寂滅。四果皆無金丹點化，盡是陰神。右道釋小乘。

大道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也由天。

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草魔作障緣。

註曰：魔障在天，修持在我。陰德匪施，觸途有礙。

疏曰：前詩云：一點靈丹吞入腹，始知由我不由天。甚讚金丹之功，至靈至神。今詩云：也知由我也由天，勸勉學者，若聞大道，亦當積行施德，以求天助。不可自恃其丹之靈，必有魔障為礙。

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師傳莫強猜。

只為丹經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

註曰：千經萬論，惟布枝條。至道不繁，獨傳心印。未遇真師，徒勞口耳。此道非真師口訣，雖有顏閔之聰慧，亦不可強自猜度也。

修行混俗且和光，圓即圓兮方即方。

顯晦逆從皆莫測，教人爭得見行藏。

註曰：被褐懷玉，和光同塵。補破藩籬，無人無我。幽顯順逆，凡人豈得而可測量也哉。右警勸世人。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六竟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七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歲律

仙翁自註云：西者，金之方。江者，水之體。月者，藥之用。無名子註曰：蓋仙舫作此曲以周歲律，以顯其大道也。

外藥還如內藥，外通內亦須通。丹頭和合略相同，溫養兩般作用。

內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外爐增喊要勤功，妙絕無過真種。

註曰：《夷門破迷歌》曰：道在內來立爐，立鼎卻在外道。在外來坎離，鉛汞卻在內。此明內外二丹也。夫外藥者，金丹也。是造化在二八爐中，不出半箇時辰，立得成就。內藥者，金液還丹是也。造化在己腹中，須待十月滿足，方能脫胎神化。觀此二藥和合、丹頭作用之法，雖略相同。及其用火候，實相遠矣。修丹之士，下工之日，內藥和合。丹頭之際，分毫差武，大藥不成。敬之哉，敬之哉。內藥雖有真火，在土釜中赫赫長紅，亦須憑外爐用功，增喊抽添運用，無令差武，以至危貽。然內外真火變化無窮者，實藉真鉛之妙也。此物的能擒汞，不使飛走。葉文叔不達此理，卻言內藥以真火烹鍊，外藥須假凡火增喊。以管窺天，可付一笑。殊不知內外二藥雖異，其實一道也。所謂內外二藥者，以人之一身察天地之秀氣而有生，託陰陽陶鑄而成形。故一形之中，以精氣神為主。神生於氣，氣生於精。此三者後天地生，至陰之物也。修真之士，若執己身而修之，無過鍊冶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三物一致，俱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為純陽，而出乎天地之外也哉。仙翁所以道獨修一物轉兀贏，鍾離公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物事總成陰。又曰：獨修一物是孤陰。真一子曰：孤陰不自產，孤陽不自成。《參同契》曰：牝雞自卵，其雛不成。聖人知己之真氣後天地生，本屬陰陽，難擒易失。乃探先天一氣，真陰真陽，二八同類之物，擒在一時辰內，鍊成一粒至陽之丹，號曰真鉛。此造化在外，故曰外藥。以此陽丹點己陰汞，猶貓捕鼠。陽丹是天地之母氣，己汞是天地之子氣，以母氣伏子氣，豈非同類乎。此造化在內，故曰內藥乎。故仙翁曰：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虛無合自然。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得一而先生，以次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庶彙。《參同契》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此皆證先天之一氣也。以先天陽丹點己陰汞，化為純陽，更假陰陽符火，運用抽添，十月功足，形化為氣，氣化為神，神與道合而

無形，變化不測，故能出乎天地之外，’立乎造化之表，捉挈天地，陶鑄陰陽，而不為陰陽陶鑄者，先天地生之一氣使之然也。其妙如此，故曰妙絕無過真種。安可後天地生，至陰之氣類，而為內藥乎。安可以後天地生，凡砂、凡汞、凡火，非類滓質之物，而為外藥乎。學道之士，研窮本始，無惑邪說，庶免永墮三塗自取輪迴也。

疏曰：分毫差武，大藥不成，即絕句所謂毫髮差殊不作丹是也。二八非爐，假立名以為爐耳，爐爐非有爐是也。外藥以陰陽升降之火結為金丹，內藥亦以陰陽升降之火結為金液還丹。外以法象而孕育之，內以法象而孕育之，故曰內外雖異，其實一道也。善乎，唐仙件達靈曰：人知延齡在於還精補氣，丹砂在我，豈有外也。此誠鄙談，不曉真境。且問精可還乎，氣可補乎。運息張機，出入之間，歸清去濁，此誠內出而外入耶。性之所還，何出而入也。或以吐納為精華，何有敗腰之玲。或以出入為精氣，何有傷膚之勞。凡當壯室之年，誠為衰敗之器，精華一失，神魂四離，此何還之哉。其或幼全真氣，長習運動延其齡者，抑亦下品地仙也，且無凌虛之效。若外鍊火龍，內運金液，真登高上仙也。以高仙之言觀之，獨修一物，皆不成仙。今詞明白分內外二藥，令人易知而不悟，嗚呼，其無緣之甚矣哉。陳上陽子曰：修行之人，先須洞曉內外兩箇陰陽作用之真，則入室下工，成功甚易。內藥是一己自有，外藥則一身所出。內藥不離自己身中，外藥不離色相之中。內藥只了性，外藥兼了命。內藥是精，外藥是氣。精氣不離，故為真種。性命雙修，方證天仙。

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木金間隔會無因，須用媒人勾引。

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卻相親，始覺男兒有孕。

註曰：此言內象也，家臣即己之真氣也。己之真氣，因金丹而凝結，金丹因己汞而有神功。二物相須，兩情相戀，乃能變化通靈，故曰：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丹屬金在外，己汞屬木在內，二物間隔，全仗黃婆製造成丹，吞入己腹中，與己汞配合。亦仗黃婆勾引二物，既以和合了，交接陰陽符火。木性戀金，金情戀木，相吞相啗，配合成夫婦，養就嬰兒，在我腹中，始覺男兒有孕。此道至玄至妙，非仁慈及物，陰德廣積，此生安能與於此乎。

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

若要修成九轉，先須鍊己持心。依時採去定浮沉，進火須防危甚。

註曰：首者，初也。首經即初弦之氣，非女子天癸也。不可以三峰二十四品鏽毀聖道，聖道不可毀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真一之氣在天日真一之水，在虎日初弦之氣，煖鍊在華池中。神水此乃至寶真金也，皆不離真一之精，流歷諸處有種種異名，而能造化。經曰：上善若水。蓋真一之水生於天地之先，故曰：上善其利源，甚為深遠。不比尋常後天生滓質藥品之類也。九轉

，九年也，在十月胎圓，脫胎之後。達磨面壁九年，隻履西歸，蓋有由矣。然欲修成九轉，先須運火十月，依時採取，以定浮沉，以分賓主。守雌而不雄，方免危殆，自然形化為氣，氣化為神，抱元守一，九載功成，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聖人強名曰九轉金液大還丹也。

二八誰家姥女，九三何處郎君。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方成三性。

便假丁公鍛鍊，夫妻始結歡情。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峰頂。

註曰：二八，陰數也。詫女，即我之真氣也。又曰：木液九三，陽數也。郎君，即我之陽丹也。又曰：金精二物交會丹田土釜之中，即成三性也。丁公者，火也。夫妻者，鉛汞處於丹田土釜，逐日相交，夫婦歡情之火，搬入丹田土釜中，燬鍊鉛汞。受此符證，而生金液之質。復自尾間逆上泥丸峰頂，降下口中，徐徐咽歸丹田土釜之中，長長如此運轉不息，若河車之流轉不已，化成金液還丹也。鍾離公曰：尾間直上泥丸頂，自在河車數百遭。海蟾公曰：若得黃芽填血腦，萬年雖老身不死。是其證也。一本云：丁公者，火也。河車者，水也。即陰符陽火也。日夕運轉不停，若河車流轉不已之義。疏曰：《參同契》曰：三物一家，都歸戊己。以金木火為三物。又曰：三性既會合，本性共宗祖。以金水火為三性，皆言外藥法象。今言三性，則以木液為內藥，金精為外藥，遇上成三性，合言內外法象。是知三性各隨所用。繆者以性為三，又妄之妄矣。蓋性者，物之性也，人之性也，丹之性也，五行之性也，豈姓氏之姓乎。絕句云：火發崑崙陰與陽，兼言內外崑崙。又曰：若遇崑崙西北去，獨言內北海乾象交感之官。今云崑崙，專喻泥丸，所以反復取喻三性。崑崙，篇中比喻，皆不可執一。

牛女情緣道本，龜蛇類稟天然。蟾烏遇朔合嬋娟，二氣相資運轉。

總是乾坤妙用，誰人達此真詮。陰陽否隔即成愆，怎得天長地遠。

註曰：牛郎識女，一歲一交太陰太陽，一月一交龜蛇。以類蟠此相拱，此皆陰陽二氣使之然也，實為道之根本，金丹大藥作用一一如之。蓋真一之氣，青然無形，不得二八陰陽初弦之氣相交，焉能降格兆形黍粒也哉。既得丹餌之後，不得網縊符火，焉能變化金液還丹也哉。《參同契》曰：關關維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此相拱。以明牝牡竟當相須，理之所在，夫復何疑。顛倒修之，宇宙在乎手。真一子曰：孤陰不自產，寡陽不自成。須藉牝牡合氣，方能有產化之道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陰陽交合自然之道也。天不降，地不騰，四時不序，萬物不生也。故仙翁於此章三致意焉，深知此意者，當以意會可也。右內外二藥。

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休將寅子數坤申，但看五行成準。

本是水銀一味，周流歷遍諸辰。陰陽數足自通神，出入不離玄牝。

註曰：九還七返者，不離天地五行生成之數也。天一生水，地以六數成水。居北積坎陰之氣以為真水，故《參同契》曰：六居也。地二生火，天以七數成火。返南孕離氣而生砂，故曰七返朱砂，返本也。天三生木，地以八數成木。居東處震位而成汞，故《參同契》曰：八歸也。地四生金，天以九數成。金還西，主兌位而為金，故曰九還金，一還真也。天五生土，地以十數成土。二土相合而並居中，會四象而成丹也。故金丹不出五行而成，故曰但看五行成準。安可以寅子數坤申而為七返九還耶。水銀者，鉛也，鉛即真一之氣也。真一之氣結而成精，號曰真一之精。精，鉛也。真一之氣一變為水在北，二變為砂在南，三變為汞在東，四變為金在西，五變為土在中。故金丹非天地不生，非日月不產，非四時不全，非五行不就，非總數不成。是以遍歷諸辰，陰陽數足，自然通神變化也。然其造化妙用，出入不離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理，已釋在玄牝之中，世罕知註矣。

疏曰：世人以寅至申為七返，子至坤為九還，非也。張隨註《參同契》云：水、火、金、木、土為五行，水火為日月，金木為龍虎，土配天地，鍊成金丹。故天以水六居北，積坎為水。天以木八居東，處震為砂。天以火七返南，屬離為汞。天以金九還西，化兌為金。天以五歸中成丹。故氣一變為水，二變為砂，三變為汞，四變為金，五變為丹。是知丹者，非天地不生，非日月不成，非四時不全，非五行不就。鍊純陽之身，化真經之體，則六居七返八歸九還之義，斷可見矣。此黃帝、老子、神仙、聖賢重之。無名子之註文本，此諸辰即七十二辰之位，七返九還之義。

此藥至神至聖，憂君分薄難消。調和鉛汞不終朝，早睹玄珠形兆。

志士若能降鍊，何妨在市居朝。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

註曰：金丹入口，立躋聖位，豈非至神至聖者乎。緞鍊不出半箇時辰，立見金丹形兆，豈非至簡至易者乎，家家自有，不拘市朝，豈非至近者乎。惟其至神、至聖、至簡、至易、至近，所以說破不覺令人失笑也。得之者，第恐陰功淺薄，不勝其道爾，學者勉之。

疏曰：真人之意，以為修鍊金丹，不拘市崖京朝之間，皆可為之。工夫甚易，藥物甚近。但得清冷之地，即可為之。前詩云未鍊還丹莫隱山，徒向深山守靜孤之意。因俗士不明本旨，遂以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可以兼行，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之故。鈴也痛損名利，永絕嗜慾，十月入室，方可希真。

雄裏內含雌質，真陰卻抱陽精。兩般和合藥方成，點化魂靈魄聖。

信道金丹一粒，蛇吞立化龍形。雞餐亦乃化鸞鵬，盡入空陽聖境。

註曰：雄裏雌乃龍之弦氣，汞是也。陰抱陽乃虎之弦氣，鉛是也。二物交

合，靈丹自生，吞入腹中，點化陽魂，以消陰魄。一粒如黍，雞吞蛇啗，亦化龍鵬，飛入真陽聖境。藥之至神聖靈如此哉。右外藥。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輪來湊轂水朝東，妙在抽添運用。

得一萬般事畢，休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

註曰：夫運火之法，始功於屯蒙，休功於否泰。日夕搬運符火，歸於鼎中，如車之輪輻奏於轂，若百川之水朝宗于海，運用抽添妙化如此。

太上曰：子得一萬事畢，妙哉是言也。一者，真一之精也。真一之氣生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俱不出真一之氣變。故真一之精，為天地之母，陰陽之宗，四象之祖，五行之根，萬物之基也。得此一則萬事畢矣，東西南北皆可忘也。損之又損，以慎前功，方能盡得一之妙。蓋一之有象，運陰陽之火，以形之也。既得一粒吞歸五內，如前運用陰陽符火，當慎前功，方能盡歸一之妙，慮險防危，不可輕動，恐失命寶之玄珠，故曰慎前功也。

疏曰：始功於屯蒙，一月用六十卦也。休功於否泰，一年沐浴於二八也。此內藥法象也。得一者，外藥法象也。呂仙歌曰：三茅真君號曰一是也。太上為道曰損，今於十月行功之時，損事滅思，防危慮險，不可毫髮係心，恐失命寶。如嬰兒在母腹，冥然忘識。我身在天地鼎爐之中，能常清淨，天地悉歸。故真人以損之又損前功，為諄諄之誨。

冬至初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月中復卦朔晨超，望罷乾終始兆。

日又別為寒暑，陽生復起中宵。午時姤象一陰朝，鍊藥須知昏曉。

註曰：冬至一陽生，為復卦。三十。增一陽爻，為臨卦，為泰卦，為大壯，為夬卦，為乾卦，乃陽火之候也。陽極則陰生，故夏至一陰生，為姤卦。三十日增一陰爻，為遁卦，為否卦，為觀卦，為剝卦，為坤卦，乃陰符之候也。陰極復陽生，週而復始，此一年之氣候加減之大數也。聖人移此一年之氣候，於一月之中，以朔旦為復，至望日為純陽，兩日半當三十日，是一箇月也。望為純乾，至十六日姤一陰生，故曰：望罷乾終始兆。以陰初萌，故謂之兆。此一月之氣候周天之大數也。聖人又將一月之候，移在一日之中，分為寒暑溫涼四時之氣。故以中夜子時一陽生為復卦，午後一陰生為姤卦。運用符火陰陽，升降抽添進退，一一合天地四時，陰陽升降，不得毫髮差忒，故曰：鍊藥須知昏曉也。昏曉者，陰陽之首也。此一日之氣候周天之大數也。

疏曰：一年大周天，乃天地之升降。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分為六節。地陰藏陽，自夏至天中陰氣下降，六節至地，陰陽造化，升降一周為一年。聖人以十二卦六畫之重，則而象之。陽火自子至巳，陽長而陰消，故外陽附內，內陰附外，皆依於盛者。陰氣為內，陽剛為外，非卦體之內外，故以復姤為

小父母，而本於乾坤，以明火符消長。一月小周天，乃日月之會合。月受日光，以為盈虛，不言日而日在其中矣。一月以五日為一候，六候為一月，亦猶分陰陽為節也。月之盈虛，一周為一月。聖人以先天八卦，除坎離為日月之體，其圓缺亦六候。以六卦三畫之純，則而象之。天符不可見，因日月而見。陽爻象魂生，陰爻象魄生。陽魂生至望成乾，陰魄生至晦成坤。五日為一候，每候進一爻。上半月進陽爻，下半月進陰爻，以符月之盈虧。甲乙丙丁庚辛，以符月昏旦所視之方，故為六卦所納之甲。六虛壬乃乾中之離，癸乃坤中之坎。陽壬陰癸，北方幽都之地，日月藏用，杳冥不可見。坎戊離己，日月之體。戊己鄉向明之地，日月顯仁著明可見。合六虛，而十干全。十干全，而五行具。太極未分也。未朔之前，子時日在子，月在癸。會朔之後，子時月在壬，日在子。藏用於壬癸也。未朔前，午時日在午，月在己。己納丁。會朔之後，午時日在午，月在戊。戊納在丙，顯仁於戊己也。朔晦合璧，同歸於子午。若又以一年十二卦分為六候，得兩卦。月初生從坤，晦成泰，為上弦，為坤之既濟。月初缺從坤，望成否，為下弦，為乾坤之未濟。乾坤往來，以符陰陽、進退、否泰、上下，以符陰陽各半。故日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是也。日出甲卯，入庚酉。月圓始於震庚，缺於乾甲。冬至之子日漸長，夏至之午日漸短。退月之陽，自朔之子而進，自望之午而退。天地之中，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宜而無礙。陽抱陰為日，陰抱陽為月。是以一時之玄，半年之久，皆有取法乎。金水各半，初弦之氣也。初弦之氣，至清而不濁者也，有氣而無形者也。以月準年，則一月三十日，合三百六十時為一年，每一時應一日也，兩日半三十時應一月也。有小盡缺十二時也，即於十五日而損益之，此月中補日之法也。故以乾坤為大父母。而月於坎離，以明火符進退。一日周天，與一月太陰盈虛，一年陰陽升降，大小周天，造化皆同。以一年準之一時，為一月平分為兩氣，故子為十一月，壬為大雪，子為冬至，此本於乾坤，以日為年也。以一月準之，一時管兩日半，二時為一候，六時為一氣，為半月。以日準時，則卯當初八日上弦，酉當二十三日下午。亥晦、子朔、巳望、午虧，此用於坎離，以日為月，以明火侯、消長、進退，合年、月、日三周天為一。以六十卦則而象之，造化皆同。除牝牡四卦，天地日月包裹萬物而不用，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為一斤之數，計二篇之策而四卦之用在其中矣。大周天本於乾坤，以伏羲之卦圖則而象之。而小周天太陰盈虧之侯、坎離應符亦合。小周天用於坎離，以文王卦圖則而象之。而大周天天地升降之節、乾坤流行亦合。是故年之復月之震也，年之娠月之巽也，日之復時之子也，日之娠時之午也。又可見乾坤坎離無所往而不用，大小父母無所往而不在。蓋本於乾坤，則乾坤為坎離全體。用於坎離，則坎離為乾坤中氣。天地即日月

也，日月即天地也。天藏陰日，陽含陰。地藏陽月，陰含陽。持天地日月之形有大小，年月日時之用有短長。合而論之，皆太極圓成之未分也。既分也，自屯蒙至既未六十卦，日用兩卦以應一日，六十卦全以應一月。為六百篇以應一年。以言其小，則一時之中亦合三百六十也。一時為一秒，十二秒為一分，三十分計三百六十秒，為一時數，此一時之妙用。神仙之盜機，非世人之可知。是知一年之大，一月之小，一日之·秒，一時之玄，用天之道，萬物之滋。天地日月之象，所以升降盈虧，皆不出乎此。大哉易乎，斯其至矣。右明火候。

不辯五行四象，那分朱汞鉛銀。修丹火候未曾聞，早便稱呼大隱。

靡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誤他永劫在迷津，似急欺心安忍。

註曰：丹經萬卷，妙在《參同契》其中三字。《鼎器歌》一章，乃丹經之骨髓也。舉世學此道者，莫能曉解，胡不思之。甚耶，取此歌證我之所得，如或未明，即我之所得未盡善也，何迷惑於旁門非類之有。今之學者，未識吐故納新之方便，起飛雲奔霧之想，自高自大，模範於人。不知悔吝，誤他人溺在迷津，有終身不可救藥，沒齒無成，似此欺心安忍如是也。

疏曰：無名子以《參同契·鼎器歌》為丹經骨髓，人多忽之，不能參究，安能知《悟真》金丹之大道乎。以予所遇至人，得二書之旨，所謂五行四象、朱汞鉛銀，以真陰真陽誘先天混一之氣，不用旁門非類、後天地生有質之物。其造化法象，則皆同於火候年時。內外二丹，成功之效y1J各異。予三生有緣，得聞大道，冒犯天譴，泄機於書。既為《悟真篇》註，又為《參同契》標註。學仙正宗，後學破惑，一以明仙道之因，一以破旁門之非。願學仙之士，因吾言而不迷，知仙書之可信。不流於旁門，不以錯自修，不以錯教人。倘遇真師，與我言同，與《參同契》、《悟真篇》之道同，下手速修，共成大道。非敢求異以街俗，蓋以明仙道之正宗也。真人讀《參同契》云：不在泥象執文，此為已得真師之傳者而言之也。象以立譬，言以傳意，故皆荃蹄不以執泥。若夫遇真師，未得真傳，迷入旁門，自以為是，不明大道，安可自畫，委之以真人不在，執泥之言，而不求於深通融會，畢生不得聞大道矣。陳泥九云：若未逢師且看詩，詩中藏訣好修持。又曰：言語不通非眷屬，鈴也字字研窮。前後貫通，我之所學無一不合，不敢以旁門非類曲為引證，用心日久，神明自來告人，心靈自能通悟。魏伯陽云：萬遍將可賭。真人亦云：尋文解義豈須僕，區區口授予以是。用工日久而有得於仙書者，猶益多矣。故併以相勉。

德行修逾八百，陰功積得三千。均齊物我與親冤，始合神仙本願。

虎兇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寶符降後去朝天，穩駕瓊輿鳳輦。

註曰：抱一九載，功成道備，物我兩忘，何刀兵虎兇之害哉。天降寶符，身飛碧落，真大丈夫出世問之日也。此言金液還丹，又全在德行陰功，百三

千圓滿，方保無魔。依法終成，以至沖舉，登瓊輿鳳筆，為至真仙子賓于上帝也。右警勸世人。

四序花開四照亭，風吹香氣噴然馨。

勸君採取當時節，莫使嬌紅取次零。

陸子野曰：、四序花開，何時無藥。四照亭，喻花開之得地，人宜賞焉。過期失賞，則花衰落而無復見嬌紅之妙也。花之顏色多，而獨以嬌紅為喻者，信有深旨。所以丹經云：伏丹陽事迥然別，須向坎中求赤血者是也。嬌之一字，又豈偶然之字也。康節先生有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其旨皆同也。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七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八

象川無名子翁葆光註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

讀周易參同契

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運兮五行分。五行分兮常道有生有滅，五行逆兮丹體常靈常存。一自虛無質兆，兩儀因一開根。四象不離二體，八卦互為祖孫。萬物生乎變動，吉凶悔吝茲分。百姓日用不知，聖人能究本源。顧易道妙盡乾坤之理，遂託象於斯文。否泰交，則陰陽或昇或降。屯蒙作，動靜在朝在昏。坎離男女水火，震兌乃龍虎魄魂。守中則黃裳元吉，遇亢則無位無尊。既未慎萬物之終始，復娠昭二氣之歸奔。月虧盈應精神之衰旺，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猶設象以指意，悟真意則象捐。達者惟簡惟易，迷者愈惑愈繁。故之修真之士讀《參同契》者，不在乎泥象執文。

註曰：乾坤者，父母也。乾坤運陰陽二氣，化五行而生萬物者也。故人順陰陽五行陶鑄，則成人矣。夫人之身陰陽相半者，因陰陽有形也。陰陽相半，是以有生有死也。陽主生，陰主死，一生一死，一去一來，此常道之順也，理之自然者也。聖人則之，反此陰陽，逆施造化，立乾坤為鼎器，盜先天一氣以為丹，鍊形入於無形，與道冥一。道因無極，仙豈有終哉。故曰：順常道則有生有滅，逆丹體則常靈常存也。虛無者，道之體也。道生一氣而變陰陽，故陽天陰地二儀是也。天一生水居北日冬，地二生火居南日夏，天三生木居東日春，地四生金居西日秋，而成四時，謂之四象也。天為乾居戌亥，地為坤居未申。坤索乾生三男，長日震居卯，中曰坎居子，少日艮居寅丑。乾索坤生三女，長日巽居辰巳，中日離居午，少日兌居酉。合成八卦，謂之八方。故自子至巳為陽界分，自午至亥為陰界分。陰陽運轉，則四時之氣循歷八方，更相終始，故曰互為祖孫也。春夏陽氣生長萬物為德，萬物承之則舒矣。秋冬陰氣肅殺萬物為刑，萬物承之則慘矣。一舒一慘，一吉一凶，是以萬物生乎變動

，吉凶悔吝茲分也。原夫吉凶悔吝，萬象八卦，以至四時陰陽，未有出乎一氣，而離乎大道者也。故道為一氣，陰陽、四時、五行、八卦、萬象，吉凶悔吝無乎不在。無乎不在，故視聽、言動、寢味、舉止、觸冷、喧鬧、恢詭怪譎、蟲肝鼠臂、梯稗瓦礫，無適而非道也。無適而非道，道卻在人中而入不知，人在道中而道不虧，是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自虛無止日用不知，言道也。聖人探噴索隱，窮理盡性以致於命，故能作《易》體道之妙用，立乾坤為易之門戶。乾坤立，易道行乎其中矣。是以乾坤相索而成八卦，八卦相因而八之變成六十四卦。六爻陽爻奇，六爻陰爻偶。故陽之一爻，以四因九數，而得三十六策，六陽爻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策，是以乾之一卦爻策也。陰之一爻，以四因六，而得二十四策，六陰爻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策，是以坤之卦爻策也。復以三十二數乾坤二篇，三百六十策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是為太極大衍之數，囊括三才，包含萬象。故吉凶悔吝之機，生死禍福之兆，未有能逃乎斯數之外者。故日易之妙道，盡造化之體用也。自聖人正造化體用言《易》也，魏伯陽真人因《易》道與金丹符，故託《易》卦以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旨，亦不過假象寓言而已，言《參同契》也。脩丹至要，不出金火二字。聖人先以真陰真陽二物為爐鼎，然後誘太極一氣為丹。太極之氣在於虛無之中，不可求測。苟不以真陰真陽而誘之，則不能降靈成象。是以《參同契》立乾坤二卦為爐鼎，分坎離二卦為鉛汞。四卦處於中官，餘卦分在一月內，以運符火。故乾坤者，龍虎也，震兌也，夫婦也，魂魄也。坎離者，鉛汞也，水火也，男女也，情性也。觸斯類而長之，則不可勝言也。原至當而言之，無過比喻真陰真陽二物而已。以此二物，合氣於中官黃道之室而為丹，故曰守中則黃裳元吉也，官外藥也。即得丹餌，非真火無以育其聖胎。運元陽真氣為火，火無定位，周流六虛，故亢則無位而尊也，言內藥也。夫天。一生水，在人日精。地二生火，在人日神。夫人之精神，日夕榮衛一身，常與天地陰陽之氣運行不息，故冬至之日，地中有一陽之氣上升而為復卦。人之元氣亦如之，故進陽火。至正月，陰陽之氣相半，自然相交而為泰卦。人之元氣亦然，是以息火謂之沐浴。夏至之日，天中有一陰之氣下降而為詬卦，故進陰符。至七月陰陽之氣相半，自然相交而為否卦。人之元氣亦然，是以停待，亦謂之沐浴。故曰：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也。聖人移此一年氣候，陷於一月三十日之中，以兩日半三十辰當一月三十日用事。自朔日後太陰初萌光，為復卦。至上弦月明一半，金水平分，為泰卦。至十六日月初虧，為詬卦。至下弦月虧一半，金水平分，為否卦。故日月虧盈，應精神之衰旺也，言月也。又移此一月氣候歸一日十二辰之中，子時一陽生。故人腎中有一陽純精之氣上升，而為復卦，進陽火。午時一陰生，故人心中有一陰至神之氣下降，而為娠卦，進陰符。故復詬卦昭二氣

之歸奔也。夫日出為晝，日入為夜。聖人運動符火於一日一夜之內，分擘溫涼寒暑之氣，外合天符，內合榮衛消長一身，抽添運用，溫養子珠，故日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也，言日也。子為六陽之首，故為朝進陽火，用屯卦直事。午為六陰之元，故為昏進陰符，用蒙卦直事。故日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也。一日一夜，兩卦直事，屯蒙為六十卦之始，既未為六十卦之終。終而復始，始而復終，故曰既未慎萬物之終始也，言時也。已上皆魏真人以金丹大道至簡至易也，無可闡揚祕要，故託《易》象立意寓言，俾學者觀斯象悟其旨要。苟得金丹妙玄，則乾坤、坎離、龍虎、魂魄、鉛汞、水火之類，皆可妄言矣，無外言託象也。苟得運火真機，則屯蒙、既未、復娠、否輪泰、卦象、爻銖，皆可無用矣，言內之託象也。此仙黃恐學者讀《參同契》，不曉真人之深意，惟只泥象執文，而不知捐象妄言，故作此篇，以示同志，其仁慈如此。青城文人歌曰：謝先聖，祕訣真，荃蹄的當處都無。數句可見其簡易之至，非遇真師。訣，未易蹈其壺奧之萬一也。

疏曰：自虛無日用而不知，言道也。自聖人造化體用，言《易》也。自魏伯陽寓言而已，言《參同契》也。自修丹至要元吉，言外藥矣。自既得丹餌無位而尊，言內藥也。自天一生水或升或降，言年也。自聖人移此一年氣候衰旺，言月也。自又移此寒溫，言日也。自子為六陽終始，言時也。自金丹妙玄以下無外，言託象也。運火真機以下無可用，言內之託象也。

復以三十二數者，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復以三十二因二百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是謂三十二陽卦策數。又三十二因一百四十四，得四千六百八，是謂三十二因卦策數。合二篇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今以正七月為否泰，應沐浴。其於否泰纔交，萬物盈，註則又以否泰卦應春秋二分為沐浴，取月不同。《悟真》之旨，自有妙用。故仙翁又於《四百字》云：及其沐浴時，卯酉亦虛比。石杏林云：沐浴不在卯酉。故名子但取否泰二卦，陰陽兩停之。又或為二八春秋月二分，或為正。七之月，或為上下二弦，不得其旨為之惑矣。

#### 贈白龍洞劉道人歌

玉走金飛兩曜忙，始聞花發又秋霜。  
徒誇錢壽千來歲，也似雲中一電光。  
一電光，何太速，百年都來三萬日。  
其間寒暑互煎熬，不覺童顏暗中失。  
縱有兒孫滿眼前，卻成恩愛轉牽纏。  
及乎精竭身枯朽，誰解教君暫駐延。  
暫駐延，既無計，不免將身歸逝水。  
但看古往聖賢人，幾箇解留身在世。

空玄子曰：日月如梭，時光似箭，人生七十者稀。寒暑逼人，兒孫牽情，至於老死，世世皆然。有誰回頭，堅心求道！留形在世。深歎人生難矣，至道難聞。

身在世，也有方，祇為時人沒度量。

競向山中尋草木，伏鉛制汞點丹陽。

世人求道不知正路，酷愛外爐尋奇草木，鍊几鉛汞冀點化陽丹，換骨為寶。仙翁有詩云：休鍊三黃及四神，若尋眾草更非真。此戒世人不可以外爐見寶為心，若丹熟自然金滿屋，何用耗火亡貨財乎。

點丹陽，事迴別，須向坎中求赤血。

捉來離位制陰精，配合調和有時節。

時節正，用媒人，金公姥女結親姻。

金公偏好騎白虎，姥女常駕赤龍身。

虎來靜坐秋山裏，龍向潭中奮身起。

兩獸相逢戰一場，波浪奔騰如鼎沸。

黃婆丁老助威靈，撼動乾坤走神鬼。

能使鉛汞伏火，點化赤血，換骨成形，只是責財之心，為妄用之資，不知種德，反以增罪，何益於生死大事。金丹點化，几骨變為純陽之仙，事迴別殊。坎中求赤血，於白虎之中，而求一八弦氣，黑鉛取精也。離位制陰精，於青龍之中，而求一八之弦氣，紅鉛取髓也。坎黑而求赤，離陽而制陰，二物交媾，探之有日，取之有時。時節既正，又用黃婆媒合，自然金公騎虎，妮女騎龍，配為夫婦，兩情春戀，二物交垢。黃婆作媒，金公助威。奪得乾坤，而乾坤為之撼動，欽伏鬼神，而鬼神為之奔走。古歌曰：微微騰倒天地精，鑽簇陰陽走神鬼是也。非世之所謂金石草木之類。右言外藥。

須臾戰罷雲雨收，種箇玄珠在泥底。

從此根芽漸長成，隨時灌溉抱真精。

十月脫胎吞入口，不覺凡身已有靈。

兩戰野戰既畢，立得金丹吞入五內，種此玄珠在於土釜泥底，依火符進退，以真火烹煎，從此金液還丹根芽日長月成，隨時用之灌溉而滋生。至於十月聖胎圓成，鍊形化氣，自有種種靈氣。煉氣化神，自然合道。右悶內藥。

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閑人得知。

夙世若無仙骨分，容易如何得遇之。

得遇之，宜便鍊，都緣光景急如箭。

要取魚時須結腎，莫只臨川空歎羨。

聞君知藥已多年，何不收心鍊汞鉛。

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莫怨天。

金丹大道，世罕得傳，風植仙骨，際遇真師，下手速修，猶大遲耳。年不待人，莫教浪死。既不知藥，急鍊鉛汞，非世間有質之物，非伏制鉛汞點丹陽之藥也。此勸人早修。

近來世上人多詐，盡著布衣稱道者。

問他金木是何般，噤口不言如害啞。

卻云伏氣與休糧，別有門庭道路長。

君不見，《破迷歌》裏說，太一全真法最良。

莫怪言辭多枉劣，只教時人難鑒別。

惟君心與我心同，方敢傾懷向君說。

庸俗之徒，以修道為務，不知金木是何物，徒以服氣休糧、傍門小術。烏知《破迷歌》內云：如何卻是道，太一含真氣。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坎離顛倒衛，龍從火裏出。其斯之謂歟。右深警世人。

或者解此歌，以十月脫胎吞入口，此言聖胎出入變化之神，其言是也。又以一粒靈丹吞入腹，《參同契》云：金砂入五內，以為後人疑此便為外丹，此言未當也，是未得《悟真》之的傳也。其迷《悟真》旨要，乃云真鉛是先天之氣，自腎中生。神汞是性中之真，從心中出。氣中之氣藏真水，性中之真蓄真火。何不深究《悟真篇·叔》有云：今之學者，取鉛汞為二氣，分心腎為坎離。等是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結成還丹，不亦遠乎。此《悟真篇》之所謂，今反以此為旨要，以是觀之，不得《悟真》之的傳明矣。若遇真師，方知予言之妄，非敢斥其非，欲以明道也。

### 石橋歌

吾家本住石橋北，山鎖山關森古木。

橋下澗水徹崑崙，山下飲泉香馥郁。

吾居山內實堪誇，徧地均栽不謝花。

山北穴中隱藏虎，出穴哮吼生風霞。

山南潭底藏蛟龍，騰雲降雨山濛濛。

二獸隱伏鬥一場，玄珠隱伏是真祥。

景堪羨，吾暗喜，自斟自酌醺醺醉。

醉彈一曲無絃琴，琴裏聲聲教仔細。

可嘿醉後沒人知，昏昏默默恰如癡。

仰觀造化工夫妙，日還西出月束歸。

天是地，地是天，反覆陰陽合自然。

識得五行顛倒處，指日升霞歸洞天。

黃金屋，白玉椽，玉女金童日侍前。  
南辰北斗分明布，森羅萬象現無邊。  
無晝夜，要綿綿，聚散抽添火候全。  
若問金丹瑞的處，尋師指破水中鉛。  
木生火，金生水，水火須分前後隊。  
要辨浮沉識主賓，鉛銀砂汞方交會。  
有剛柔，莫逸意，知足常足歸本位。  
萬神齊和太平年，急時國富民歡喜。  
此箇事，好推理，同道之人知此義。  
後來一輩學修行，只說存養并存氣。  
在眼前，甚容易，得服之人妙難比。  
先且去病更延年，用火烹煎變陽體。  
學道人，去思己，休問旁門小法制。  
只知目下嚇得人，不覺自身暗憔悴。  
勸後學，須猛摯，莫從拋家住他地。  
妙道不離自家身，豈在千山并萬水。  
莫因循，自貪鄙，火急尋師覓玄指。  
在生若不學修行，未必來生甚胎裏。  
既有心，要終始，人生大事惟生死。  
皇天若負道心人，令我三塗為下鬼。

空玄子曰：此歌乃是總贊金丹之妙，破除旁門之非。其日龍虎、鉛銀、朱汞、浮沉、主賓，是稟陰陽二物之真也。其日日西、月東、天是地、地是天，是喻陰陽之交媾、五行之顛倒也。水中鉛、木生火、金生水，是喻陰陽所產也。玄珠是稟金丹成象也，晝夜抽添是明十月用功也，存養存氣是破旁門小術也。其贊羨金丹之功，勸勉修道之語，觀辭易知，不用贅解。

絕句

休施巧偽為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

壺內旋添留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漿。

註曰：修真之士，多執非類巧偽之法施功而已，而不肯問他家自有同類不死之方，能於鼎中採取返魂之陽丹，腹內旋添延命之汞火。二物者，真修身之至寶也。《參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類難為巧，此其證也。所謂他家者，即白虎之弦氣也。後學之人，多執以己身精氣謂之真鉛，既然如是，仙翁豈有以他家之說而誑他人乎。

疏曰：前詩言：自向家園下種栽，無名子解曰：不肯下問他家，自有同類

不死之方。前詩為我而言，故曰自向。此詩為教人而言，故曰他家。其為同類則一也。此所謂同類，非謂人與與人為同類也者，於元氣之混一也。以元氣補元氣，是以無涯之氣補有涯之氣，所以成仙之易也。《參同契》云：元精流布，因氣託初。此同類也。若人以人補人，則人身皆屬陰。以陰補陰，是以牝雞自卵，其體不全，安得合陰陽交媾之妙，安能得先天之氣凝結為丹，安能化純陽之軀為純陽之仙哉。

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

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

註曰：此言運火之功也。竹者，虛心無情之物也。敲者，兩物相擊之義也。鼓琴者，夫婦諧和之義也。龜者，鉛也。鳳者，汞也。刀圭者，陰符之器也。玉芝者，陽火之氣也。龍之弦氣曰玉芝，虎之弦氣曰刀圭。此言龍虎相擊而結為夫婦，如琴聲之諧和也。鳳者，南方朱雀也。龜者，北方玄武也。亦南北坎離之象，交鍊而成金丹，即時採取，餌歸丹田土釜之中，以制己之陰汞。然後虛心諧和夫婦之情，交接陰陽，以運符火。以符火按卦爻，合呼吸。以呼吸用神氣，以神氣馭水火，以水火鍊胎息。胎息游詠，坎離交感於中官土釜之中，啗養鉛汞。鉛汞日夕飲啗符火之氣，而生金液之質，是為金液還丹也。

謹按：《易真論》曰：凡運火之際，或覺尾間有物，直沖夾脊雙關，歷歷有聲，逆上泥丸。復自泥丸觸上將，顆顆降入口中，狀如雀卵，味如冰酥，香甜敵美，覺有此狀，乃是金液還丹也。徐徐咽歸丹田，常常如此不絕，則五藏清虛，閉目內觀臟腑，歷歷如然燭。漸次有金光萬道，燦爛透出身體，如火輪雲霧，盤旋軍身。漸漸聖驗相續，以證超凡入聖。非比喻也，乃真景象也。仙翁嘿膺此異，不敢語人，蓋非人間所見聞之事也。右內外二藥。

陳上陽子曰：竹是中通外直之物，為其不直則敲之，要其能應於物。琴乃微弦相和之義，為其不和則調之，庶能克濟所事。玉芝即龍乾，刀圭為坤物。喚龜屬我，招鳳要他。非大和口，則他安能招我鳳乎。修行之人，卦氣已過，竹不應物，可不擊之乎，擊即敲也。琴若不和，可不調之乎，調即鼓也。是以七十、八十，至百二十歲，皆可還丹，是此道也。中人常士，烏可語此耶邪。師妄人，焉能知此。非真仙聖師，盟天口授，孰得而知之乎。昔我紫瓊公常傳太玄真人，偶一辨士來見，曰：敲竹喚龜吞玉芝，敢問我師如何是吹龜。太虛曰：喚龜我當與汝，且問你如何是敲竹。辨士曰：上上關捩子。太虛曰：我不問上上關捩子，且說如何是敲竹。辨士曰：密密深機。太虛曰：你這言語是這長連，床上學來的，你將去天下論辯去，我這裏不是你吹龜處。其人不悟。今紫瓊指出後，卻問紫瓊，曰：汝知敲竹否。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汝知吹龜否。曰：禮下於人，又有所求。曰：適來辨士何以不悟。紫瓊白

：彼未得歸，雖猜不得太虛復誡曰：知之非難，行之唯難。

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拋身卻入身。

若解更能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

註曰：人頓悟真心，直超如來真空清靜性海，畢竟有今生後世、出彼入此之軀。曷若兼修金丹，鍊形入於、無形，變乎不測，而臻乎千手千眼之應。故於形神性命之道，成彼迴超無漏，而具真金慈相，巍巍堂堂，為天人師，證無上至真者哉。大用未現前，大法未明透，一毫滲漏，拋身入身矣。若圓明黑了，寶鍊金丹，道成十極，號曰真人。後之迷者以摩撫吐納旁門小法，以己合天，謂之金丹。夫金丹出於自然，旁門出於使然。金丹以月為本，出於庚金之方，會於坎水之元。金水相投，結成造化，所以謂之金丹也。右性命。性命同修，是謂一陰一陽之偏陽之道。若上悟性未能了命者，則歸於偏陰偏陽之疾，而有拋身入身之患矣。

禍福由來互倚伏，還如影響相隨逐。

會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中間災變福。

註曰：陽主生日福，陰主殺日禍，陰消則陽長，陽極則陰生。互相倚伏，如影響之隨逐，此常道自然之理也。若能逆此生殺之機而修之，則反掌之間，變災為福，害裏生恩，男女有孕，為不證矣。右引《陰符》以明道。

了了心猿方寸機，三千功行與天齊。

自然有鼎烹龍虎，爭奈擔家戀子妻。

註曰：此詩警時人之不知返者也。方寸機者，言修真之士，未鍊還丹以前，須是心地了了，不為心猿意馬之所使。古歌曰：人生本是一猿猴，萬種皆因向外游。制伏若能收拾住，六精結住夜明珠。呂真人曰：未鍊還丹先鍊心。《西山記》曰：真仙上聖，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又云：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冷道生，昏濁神忘。此其旨也。所謂行者，陰與陽也。仙翁曰：大藥修之有易難，須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積行施功德，動有韋魔作障緣。鍾離公曰：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目不前。功行兩全足目備，誰云無功作神仙。呂真人云：蓬萊路仗三千功德，獨步雲歸。陰功既積，鈴遇至人。故曰：自然有鼎烹龍虎也。其日戀子愛妻，此仙翁之意，復恐學迷失道而入邪行。愛妻戀子，永沉苦海矣。學者須存物外之志可也。右警世人。

西江月

丹是色身至寶，鍊成變化無窮。更於性上究真宗，決了死生妙用。

不待他身後世，現前獲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爾後誰能繼踵。

註曰：金丹能化有形入於無形，故能變化無窮，隱顯莫測。若能兼以識心見性，遣其幻妄，以廣神通，則性命之道雙圓，形神俱妙，則斯道愈弘矣。迴

超無漏，而為金剛不壞之軀，乃無上之大道也。故仙翁曰：若以真金妙色之身，證其真金慈相，巍巍堂堂，為天人師，示神通力，普現法界，運無得大慈，平等智慧，莊嚴佛土，廣宣妙法，普度眾生，則又兼以識心見性，方弘此道。昔龍女頓悟心珠，便超佛性，乃斯道也。若或修行之人，厭此幻相，不能修金丹，便欲直超如來，真空湛然常寂，此為究竟涅槃三昧，則斯之語言、斯之身相，又非所取也。右性命。子野曰：丹是色身至寶，只此一語，已盡大丹之旨，何用多為。

道光曰：此道正是達磨祖師西來意，祖祖相傳皆此道也。故六祖云曹漢一派，馬祖指為西江水，無非此意。但後人無心，但以口談佛祖，無可奈何，拄杖棒喝，百般譬喻，使上根者行其道，中器者悟其性，下根者記其言，隨人所適。蓋欲世人先存其性，然後修命，存性即玉液鍊己之功，修一命則金液還丹之道。遇者卻謂我教，禪宗一言之下，頓悟成佛。此乃誑惑愚迷，安有是理哉。要知金丹，即是最上一乘之妙。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之八

悟真篇後序

竊以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其患，若其無身，患從何有。夫欲免乎患者，莫能若體夫至道。欲體至道者，莫若明乎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之體，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見，無為之體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鏡朗然，神珠廓明，則何以鑑彼如如不可定之法，而使諸相頓離，纖塵絕染，心源自在，庾定無生者哉。然明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真，則刀兵焉能傷，虎兇焉能害，巨焚大浸奚足為虞。達人心若明鏡，鑑而不納，隨機應物，和而不倡，故能勝物而無傷也。此所謂無上至真妙覺之道也。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道本無言，聖人假言爾。然名言若寂，則凡流無以識其體而歸其真。是以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故因言而獲顯，一悶因道而反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鈍，執有其身，而惡死悅生，故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夫修生之要在乎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以盛行於世者，蓋人悅其生也。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誦其文，而皆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著其功而成其事也。豈非學者紛如牛毛，而達者惶如麟角乎。僕自己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以丹法，當年主公傾背。自後三傳非人，三遭禍患，皆不逾兩旬。近方追憶，師之所戒云：異日有汝解韉脫鎖者，當直授之，餘皆不許。爾後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之信，遂撰此《悟真篇》，叙丹藥之本末。既成而求學者輳集而來，觀其意勤，渠心不忍惱，乃釋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鉅勢強力、能提

危拯溺、慷慨特達、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禍患，心猶未知，竟至於三，乃省前過。故知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小人得而行之，則立超聖地，是天意祕惜，不許輕傳於非人。而僕不遵師語，屢泄天機，以有其身，故每膺譴患，此天之深誠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懼剋責。自今以往，當鉗口結舌，雖鼎鑊在前，刀劍加項，亦無復敢言矣。此《悟真篇》中所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倘好事者夙有仙骨，賭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文解義，豈須僕區區授之矣。如此乃天之所賜，非僕之輒傳也。其如篇末歌頌，談見性之法，即上之所謂妙覺之道也。然無為之道，以濟物為心，雖顯宣祕要，終無過咎。奈何凡夫業緣有厚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然異見。故釋迦、文殊所演法寶，無非一乘，而聽學者隨量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後若有根性猛烈之士，見聞此篇，則知僕得達磨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尚愚，則歸中小之見，亦非僕之咎矣。時皇宋元豐改元戊午歲月戊寅日張用成平叔序。